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

序

李叔則霧堂集序

河濱李子叔則不遠數千里郵寄所著霧堂集以唐刻石經爲贄而請序於余叔則手書累幅執禮恭甚以余老於文學略知其利病謂可以一言定其文余讀之赧狀感而卒業欷歔歎息焉昔者炎正之季攬槍刺天穀雜交鬪文章崩裂金鐵飛流側古振奇之士與運氣俱作西極文太青實爲嚆矢其後二十餘年而叔則代興人咸謂太微之冢嫡也余尚論秦學

於朝邑得二韓氏苑雒之文與而雄五泉之文麗而
放皆自立阡陌不倚傍時世者也以古今之學準之
二韓透迤樂易流而近今而其基址則古學也是謂
今而古太青詰盤冪兀峻而逼古而其梯航則今學
也是謂古而今叔則含茹陶鑄旁撫曲紹其在二韓
太青季孟之間乎文章之道得失寸心精魂離合意
匠互詭陸士衡有言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翰鳥
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文之爲鈎也繳也雖巧於命物
者莫能狀也李商隱目元結曰重屋深宮但見其春
牽綽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其幾矣乎

吾讀叔則文至詹長言論辨諸篇穿穴尺咫籠挫萬
物罕譬曲喻支出橫貫眩掉顛躄若寐若厭久之如
出夢中此則文心恍惚作者有不自喻宜其借目於
我也舉世歎譽叔則徒駭其高騁負厲疾怒急擊驅
濤涌雲凌紙怪發豈知其杼軸余懷有若是與文章
之在天地猶大海也古之文人才士峇發穎豎者皆
盤回泆流之中迢狀負出者也叔則力雄健旣已絕
流文海以余老爲沒人也就而問涉焉則更有喻於
此巫師之求雨爲壇國門之外植繒祭魚爲龍於其
方儻而禱焉恐其不我降也李靖之行雨靈山也置

植繒句或有
誤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
水器于馬鞍滴水及鬃則平地尺矣余巫師之求雨者也吁嗟號咷智不出豚蹄脯脯間自顧其限陋不免啞朕一笑叔則靈山之行雨者也天瓢在手霹靂起于足下掉鞅簸頓不崇朝而雨四海飛蓬小艸弱喪而不自持漂沈于風鬢霧鬣之餘者亦已多矣斯又余之所竊懼也既為叔則定其文并為讀叔則之書者告焉若夫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樊南之三歎於次山者周覽叔則之文歷歷朕擣心動魄而論次則姑舍是詩不云乎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叔則聞余言也欷歔歎息殆有甚于余也哉

呂季臣詩序

涪溪之士游於吾門者十餘人皆懷文抱質有鄒魯儒學之風呂願良季臣其衷朕者也季臣淡沈有心略糞洩章句書生思以齒牙頤胥自見於當世處師資朋友皆有恩義非苟為鳥集鳥舉者數蹈省門不見收有子少而才能熊朕角携以見於余曰是能奉雉而從吾矣沸脣電發損七尺以爭

覆巢破卵

命如懸絲創鉅痛深形銷骨折纏綿淹頓朕後即歿其可傷也嗚呼季臣生盛世蔭華胄前歌後舞左絲右壺咸陽之趙李江左之王謝也國破家亡年衰歲

朕字疑頭之

亂思二字恐有誤

暮束縵舉火。轆釜待炊。季臣意殊安之。曰：我固當如此也。童錡執戈，南八嚙指。楚人有國殤之祭，漢室無羽林之孤。季臣曰：彼固已得死所，以烏鳶爲羸博可也。長貧長病，非鬼非食。攬枯骨爲行尸，指白日爲長夜。授杯覆醢，撫几槌牀。歎莒鄆之嫠婦，泣東海之寡母。以爲毋負鬚眉，有覩巾幗，未嘗不目光射炬而哭聲壞牆也。嗚呼季臣！名竄身，有才無時，似西京之趙邠卿，而不克亂思遺老表章於經術，羈旅放廢，喪厥元子，似東海之馮敬通，而不克闔門講習，自厲於詞賦。知季臣者如是而已矣。其淡知季臣而痛惜之。

者以謂季臣智淡勇沉，如其不歿，可追躡南渡之王道甫、陳同甫。季臣骨騰肉飛，不幸而早死，已接踵靖康之趙次張、龍伯康。青史不磨，碧血已化。敘漢末之英雄，揆之遺傳，國有人焉，亦俟諸後歿而已矣。往者余道武林，季臣病劇，扶携出見，氣息支綴，屏人執手，閔默無一言。寒燈青熒，惟兩淚覆面耳。又十餘年，季良之弟畱良，蒿目江河，橫流未返，憂其兄之遂抑沒于土中也無已。而思刻其遺詩以傳于後，又以爲不得余敘。季臣之視不受含者，猶未旣也。嗚呼季臣！西靡之冢，豈痛陳根南枝之墳。詎悲宰木，余之所

以不歿季臣者。執簡漬紙。遂如斯而已乎。嗚呼。是余之罪也夫。

陳喬生詩集序

詞林資望班列。先後隔越。余於南海文忠公。禮先一飯。握手傾肺腑。若兄弟狀。喬生雖未識半面。余以為南海之弟。猶吾弟也。山河遷謝。日月逾邁。南海藏血。化碧墓木已拱。余與喬生。周餘夏肄。參辰阻絕。寥落於江雲嶺樹之間。年家子羽黃。可念我八十耄老。渡嶺相存。携喬生手書及詩集見眎。展卷吟諷。涕涔淫漬。紙不能收。嗟乎。銅馬競馳。金蛇橫噬。九嬰暴起。十日並出。心窮填海。力盡移山。原軫之歸元。如生霽雲之斷指。猶動千秋而下。徘徊憑乎。靡不骨驚肉飛。髮植毛豎。而况于同官為僚。耶許飲助。大厦並壓。橫飛胥溺者乎。又况於一死一生。冥明長慕。恨不得抗詞同日。砥面視含者乎。讀喬生之詩。而想見其已事。慟哭誓師。剗殘飲血。既已怒為轟雷。笑為閃電矣。炎風

恐有誤
黃子羽名翼
收翁之弟子
疑是子羽黃子
四字

飛疑當作流

裕字疑

州雪。儼狀傳芭。伐鼓楚祀未艾。陳庭之矢。集隼而終。祔周府之玉。化蜮而能射。自悼之章。七哀之什。長懷平陵。永言金鑑。魯陽之落日重暉。耿恭之飛泉立涌。豈猶夫函書胥井。但記庚申。慟哭荒臺。徒傳乙丙而

已哉。若其學植富有才筆，日新以風雅爲第宅，以騷
選爲苑囿，縛繡愴絃，蒙榮集翠，南海盱衡告余，有火
攻伯仁之一歎，固無待于余言也。老人冬序，百感交
集，薄寒中人，酌羽觴，餉荔枝酒，醺然命筆，寒燈青熒，
臆紙窸窣，如有神物下瞰，封題輟簡，趣寄喬生，爲我
寫一通，焚之文忠墓前，以當大招，斯余之志也夫。

李緇仲詩序

緇仲年舞象，長蘅携以過余。於時緇仲丰神開朗，鬚
眉如刻畫，握筆數千言，旋風驟雨，發作於行墨之間。
雖老于文學者，靡不望而却走也。搢衣奉手，以見於

先生長者，肩隨步趨，悛悛無子弟之過，微窺其志氣，
如天馬之長鳴，秋鷹之整翮，不可以駕馭束縛，又如
天外朱霞，映望倒景，非可以人世塵坌與之梯接也。
世故遷流，遇合寥廓，長蘅戢景菰蘆，緇仲肘足場屋，
日月逾邁，禍亂侵尋，于是乎爲退士，爲旅人，爲乞食
之貧子，爲對簿之纍囚，禿袖敝衣，蒼顏白髮，如命侶
之陽雁，如繞樹之越鳥，伶仃不示，羈棲顛顛，向日之
緇仲，鮮妍軒舉，頽狀不復，可以別識，而文章之氣，隱
現于眉目之間，作爲詩歌，傾江洒海，學益富，才益老，
神益玉，人之口喏目睽，望而却走，視昔有加，無不及

焉。蓋其少壯時稟長蘅兄弟之家訓。聞孟陽諸公之格論。學有師承。文有原本。又以盛年高才。流離坎壈。箕畢之兩風。龍漢之水火。天運人事。盤互參錯。皆足以磨厲其疾心。而剝削其客氣。故其境會邁適。支離復逆。皆用以資其爲詩。而其才華志意。漸歸平實。抒情徵事。仗緣托物。遠師香山。近倣石田。于世之蠅聲。蚓竅。聲轉喉而吟。擁鼻者。邈乎不相及也。歐陽子有言。詩能窮人。必窮者而後工也。豈不信哉。緇仲故多風人之致。青樓紅粉。未免作有情癡。孟陽每呵余。緇仲以父兄事兄。而兄不以子弟畜緇仲。狹邪冶游。

不少沮止。顧津津有喜色者。何也。余曰。不狀伶亥。不云乎。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後返。則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理義者也。佛言一切衆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積劫因緣。現行習氣。愛慾鈎牽。誰能解免。而慧男子尤甚。向令阿難不入摩登之席。無垢光不食姪女之呪。則佛與文殊。提獎破除。亦無從發啓。緇仲。慧男子也。極其慧之所通。通而流。流而止。則其返而入道也。不遠矣。不如是而以危言督責。以道理諷諭。聽而止之。猶爲隔日之瘡。而况其不止乎。孟陽聞余言。以告緇仲。交相喜也。今孟陽仙遊。

十年所。余年逾七十。緇仲亦冉冉老矣。緇仲篇什中。所爲留連婉變。欷歔惜別者。曉風殘月。今復何在。佛典言人爲淫術所加。如魚象被鈎。如山羊捉刀人手。如日月爲羅祜所厭。其得脫也。如大象從鞞得解。如醉得醒。如厭得寤。緇仲或已得脫矣。亦將醒且寤矣。困窮連蹇。喪亂艱辛。皆所以弛韁釋鞞。捨鈎牽而蘇厭。蝕其進而之道也。近矣。香山有言。不覺路之返也。不空門之歸也。將安返乎。將安歸乎。余衰晚病廢。剗心禪誦。見緇仲近刻。爲之戚戚心動。追思與孟陽緒言。因牽連書其後。緇仲曰。吾本無夢。安有寤寐中之人。尚以夢心相告語耶。故當蹶然一笑也。

學古堂詩序

嗚呼。自耀州其頽。三水奄沒。而余關中之師友燿矣。丑寅之間。郭胤伯與涇華數子。從我于請室。所謂知我桑落之下者也。更十餘年。余老不能死。不比于人。歎而聖秋唁我白門。投詩慰藉。誓欲收南極而抵窮。聖秋之詩。余往與涇華數子言詩。以爲自漢以來。善言秦風。莫如班孟堅。而善爲秦聲者。莫如杜子美。其著作甚備。而今之采秦風與其詩也。又有異焉。請推

懼字必有誤
或摧字

言之而姑與聖秋爲讎。其可乎。春秋之世。孔子所刪。定三百五篇。吳越荆楚皆無詩。惟秦有之。繆公旣霸西戎。而哀公感申包胥之義。興師救楚。匡正以班處宮。倒行逆施。之俗。無衣之詩。陳義甚高。秦之所以滋大也。狀實自申包胥之哭發之。包胥之哭。秦庭也。三日三夜不絕聲。淚盡而繼之以血。此亦天下之至哀也。當其號哭之時。飄風之叫。濠林木之畏懼。鬼物之吟嘯。飛鳥走獸之踟躕躑躅。靡不相其悲助其哀。而况于人乎。故其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仇。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哀公之賦無衣。蓋亦歛歛煩醒。

泣下沾襟。而不知其所以狀也。包胥以哀聲感之。哀公以夏聲應之。季子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其無衣之什乎。人知無衣之什。爲秦風。爲夏聲。而不知包胥之一哭。足以蕩吳氛。噓楚燼。厲秦慄。噫氣怒。呀激謫。叱吸之聲。至今在天地間。謂楚無詩也。其可乎。子美丁天寶之難。間關行麻屨。見天子。與包胥之重繭。何異。暫時間道。剪紙招魂。北征諸什。其爲秦庭之哭也。亦已哀矣。人知子美之爲秦聲。而不知爲楚哭也。至今讀其詩。茂林之玉盃。宛狀再出。昭陵之石馬。如聞夜嘶。厲河朔忠義之氣。追宣光收復之烈。抑塞磊

林亦當作
陵

落感激涕淚與郭李之元功偉烈並存宇宙間謂包胥之哭足以復楚而少陵之詩不足以張唐也其又可乎聖秋秦人也而工爲杜詩生斯世也爲斯詩也癸甲之篇擬于北征可以興可以怨矣論聖秋之詩者謂之秦聲可也謂之楚哭可也遠追無衣近效北征風飄木號鬼神吟嘯余之讀之欷歔煩醒泣下而不能禁固其所也聖秋以哀聲感而余不能以夏聲應屏營徬徨泣下沾襟則亦爲鳥獸之踟躕彳亍而已矣居今之世而亦曰秦有詩吳無詩則又奚爲而不可也聞胤伯隱少華山中尚無恙涇華諸子皆三秦豪傑也聖秋以吾言寓之其以余今昔之論秦風有以異乎抑亦昔不譏而今譏乎其亦爲之喟朕掩卷而長歎也

空一齋詩序

紫柏大師以法門龍象唱道東南鹿巾環杖夾侍瓶拂吳江周叔宗季華二居士爲高足弟子余與季華之子安期遊爲誌其墓安期歿十餘年而安石以季華遺詩眎余余於詩老而廢業繙經之暇輒諷誦寒山子龐居士傅大士詩偈于古人詩柴桑輞川香山而外間取伊川江門二家以送老日助禪說比得季

華詩蓋喟狀有省。杼山有言。隳名之人。萬慮都盡。強留詩道。以樂性情。蓋由瞥起餘塵。未泯豈有健羨于其間哉。逐名利。耽嗜欲。鬪花葉。拾膏馥。聚塵俗。羶膩之肺腑。而發清淨柔輭之音聲。天下無有季華少習禪支。晚爲清衆。几案皆旁行四句之書。將迎多赤髭白足之侶。靜拱虛房。永懷支遁。陵峰採藥。希風道猷。所謂客情旣盡。妙氣來宅者。與其爲詩也。安得而不佳。昔者遠法師行道廬山。同志息心之士。望風遙集。石門諸道人。殘章斷句。散落人間。飄雲衣而汎香風。寥狀如在天外。今紫柏往矣。而季華之詩。清音落落。迥絕於稠林惡聚中。其在斯世。豈非雪池之清歌。魚山之天梵乎。世之君子。吟賞斯編。而有會乎杼山之指意。香朝鐘久。夜緩曉遲。迢狀而淡思焉。斯可與言詩也已矣。

新安方氏伯仲詩序

戊子歲。余羈囚金陵。乳山道士林茂之。偃行相慰問。桐皖間遺民盛集。陶何寤明。亦時過從。相與循故宮。踏落葉。悲歌相和。旣而相泣。忘其身爲楚囚也。再過金陵。乳山遊跡益廣。都人士介乳山謁余者。各紙填門。詩卷堆案。翰墨淋漓。長干傳爲盛事。別乳山又十

餘年。余老不出戶。一燈丈室。作退院老僧。兩耳雙聾。復有上氣之疾。二三親知。落落東阡西陌間。近局無隻雞之招。樵蘇無不爨之客。陳思王戴遠遊佩朱紱。匹節之會。塊狀獨處。猶為臨觴歎息。而况殘生遺老。如余者乎。新安方望子。携乳山書來訪余。問乳山近狀。視履日益強。賓客日益進。飛章聯句。搖筆凌紙。精強少年。畏之如軒轅彌明。以為怪物。余於是顧影長歎。自愧不如乳山。亦佛家所謂福報者與。望子奉乳山之教。以詩道相叩擊。且屬序其弟寶臣岫園詩。則余有歎焉。詩之道清和而已矣。孤桐片玉。自有天律。

清也。朱絃清池記一唱三歎和也。今之為詩者。望車塵。

乞冷炙。有市心焉。其詩以俗氣應之。如商女貲高。不復能唱渭城也。競錐刀飾竿牘。有爭心焉。其詩以冷心應之。如心在捕蟬。殺氣著於弦上也。二方子之詩。無流僻。無噍殺。漻漻乎其音也。溫溫乎其德也。庶幾詩人之清和。可以語溫柔敦厚之教也。與南方有火鼠焉。生於火而食於火。語之以負冰之魚。嚙雪之蛆。我知其不同類遠矣。斯則二方子之詩。固未必時人所崇尚。而余與乳山老人所為相視而一笑也。

婁江十子詩序

余息心空門以談詩爲戒里中二三子間來告曰詩
病淡矣今且抹撥韓孟詆譏歐梅如狂如易不可爲
矣子其奈何余心以爲憂而不忘揚水卒章之戒相
視一喟而已婁江有十子者英年華胄含章秀發相
與摩礪爲聲詩都人士望風却避顧以余爲可與言
也相與鼓篋而請事焉余讀之卒業欣欣朕有喜色
而告之曰古之爲學者莫先於學詩詩也者古人之
所以爲學也非以詩爲所有事而學之也古之人十
有三年學詩誦勺十五成童舞象春誦夏弦秋學禮
冬學書其於學詩也沒身而已矣師乙之論聲歌也

最當作舞

自歌頌歌雅以逮于歌齊各有宜焉自寬柔靜正以
逮于溫良能斷之德各有執焉清濁次第宮商相應
辨其體則有六義考其源則有四始五際六情故曰
溫柔敦厚詩教也古人之學詩者如是今之爲詩者
不知詩學而徒以雕繪聲律剝剝字句者爲詩才益
駭心益龕見益卑膽益橫此其病中於人心乘于劫
運非有反經之君子循其本而救之則終于胥溺而
已矣今吾觀十子之爲詩也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抑
之而與揚之而明曲直繁瘠廉肉節奏非放心邪氣
所得而犯干也其爲人也威儀庠序發言有氣離經

辨志相觀而善。非有意爲讀謏聞動衆者也。是夫也。其有志于古之學詩者乎。趙邠卿之敘孟子曰。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搯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此古學之典要。亦救世之鍼藥也。吾老矣。竊有厚望於諸子。故爲其序以勉焉。狀吾里二三子。以余爲河渚之瘖人。廢書而退者數矣。聞斯言也。始將有掉鞅摩壘。愾狀而興起者。余之憂不茲釋矣乎。書之以勉婁江諸子。亦以勉夫二三子也。

黃庭表忍菴詩序

長字誤及是
其字或見字

往余從行卷中。得庭表詩。故紙蒙茸。昱昱狀如有光。氣展卷得長。金陵雜感諸篇。頓挫鈎鎖。纏綿惻愴。風情骨格。在韓致堯元裕之間。盱衡抵掌。謂後不得不推此賢。時人或未之許也。久之。庭表學殖益富。才力益老。散華落藻。驚爆都市。梅邛告我。平子目不虛矣。余年八十。避人稱壽。庭表獨賦四章。枉贈金春玉。應鏘狀盈耳。南豐一瓣香。淡有寄託。非苟爲贊頌而已。或曰。子于庭表之詩。何知之蚤也。曰。吾少從異人。學望氣之術。老無所用。竊用之以觀詩。以爲詩之有篇章聲律。奇正濃淡。皆其體魄也。有氣焉。含藏於心。

識。涌見于行墨。如玉之有珣。如珠之有光。熠燿浮動。一舉而可得。非是氣也。于山爲童山。于水爲死水。于物爲焦牙敗種。雖有詞章繁蕪。匠者弗顧焉。夫子論玉有七德。而終之曰。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玉之德。至于珪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而其光氣之著。見則田夫野人。可以望而知之。吾用望氣之術。知庭表之詩。亦猶夫田夫野人而已矣。或又曰。庭表少年貴仕。摘藻如春華。商音越吟。取次側出者。何也。曰。夫子之論玉備矣。先之以溫柔縝密。次則曰廉而不劌也。次則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狀也。爲

詩者。取溫柔縝密之似。而徒以煩音輭語。希世而媚俗。非玉也。磬也。溫人之玉。固將化而爲石。而鄭人之玉。又將化而爲蜮。則其爲磬者。亦未可保也。吾所取庭表之詩。謂其溫文密理。環壁肉好。其骨落落。狀其志耿耿。狀不失其所以爲圭璋特達者也。斯言也。田夫野人之所不及知。而士夫大夫。或不以爲狀。則望氣之法。亦有所不信。姑書此。以序庭表之詩。他日要梅邨相與極論之。

陳確菴集序

嘉隆之年。吳中文章家。以聲華浮豔。爲能事。崑山歸

熙甫守其樸學。言稱古昔。與其韋布弟子。端拜雒誦。倡道于荒江。寂莫之濱。于是吳中有歸氏之學。逮及百年。而確菴陳子挺生于百里之內。磨礪各行。礪礪經術。學者確狀奉爲大師。人皆曰。確菴子。今之熙甫也。確菴子顧不自以爲足。捧其所爲詩文。過而問於蒙叟。叟讀之。浹旬。撫心沉思。泫狀而歎曰。昔者吾夫子知道之不行。刪詩書。定禮樂。翊六象。六經之道大備。春秋旣成。使曾子抱春秋。河雒。北向。夫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六經偉矣。至春秋而始告備者。何也。斯義也。唯文中子知之。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

成三二字疑
有誤
成當作陳

以周之所存乎。春秋成而周存。存周者天也。故曰。以告備於天也。元經之作也。書成亡而具五國。援夫子存周之義。以具五國。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確菴子繼銅川之志。歌伐木章。茅簷土垝。講道勸義。固將以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六經七制之能事。研之深。講之熟矣。苞塞演迤。作爲詞章。本天咫。揆人紀。蓋莫不有畏天。悲人。自古在昔之思焉。文中子論永嘉皇始之事曰。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也。傷之者。懷之也。確菴子之文。其傷與懷之交乎。文乎。文乎。叟之所以泫狀而歎也。嗟夫。世之摘華採藻。

游光揚聲者亦多矣。日及之花非不鮮妍也。風雨之燈非不昱耀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確菴子居今之世。抱遺經以道古昔。志勤言徵。其道大備。後百餘年。人將以婁江一水為疎屬之南汾水之曲。朕後知余言之不徒也。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頰綱。竊敢取薛內史之詞以為確菴子贈。

梅仙族孫詩序

去吾邨庄二繇旬許。確菴子之學舍在焉。江鄉沮洳蓬藿蒼蔚。確菴子偕其高足弟子梅仙族孫數十人。掘衣岸巾。講道勸義。歌詠先王之風。若將終身焉。余

繇字牧翁避明諱

嘗語確菴子。吾子之業其在疏屬之南汾水之曲乎。吾醉不如無功。瘖不如子光。而兼有二子之病。意疏體放。庶幾自托於南北渚之間。確菴子顧其徒。愀朕而歎。若不朕而去。既而梅仙奉確菴書。問業于余。進而與之言。視下而言。徐俯躬奉手。溫溫踏踏如也。徐而讀其詩。金春玉應。銜華佩實。有懷霜臨雲之志。而無弦么徽急之韻。瞿瞿乎。懍懍乎。有君子之心焉。甚矣。梅仙之似確菴子也。昔者河汾之徒。備聞六經之義者。董常。仇璋。薛收為最。而無功答馮子華書。則曰。亂極則治。王途漸亨。房杜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

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于禮樂，劫塵孔棘，河汾在邇。三才九疇，有倫有要。梅仙居確菴子之門，其將備聞六經，退而爲董薛乎？抑亦執此以往，進而爲房魏乎？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文章聲律，文人志士之雲氣也。旋觀梅仙之詩，三色爲霽，五色爲卿，觸石膚寸，滄集于行墨之間。滎河浮維，山川其舍，諸東臯子縱恣誕散，五斗旣醉，拊膺浩歎，猶有刀舟羽翮之思。余雖老且耄矣，不能無望於房魏也。聊爲梅仙識之，且以告確菴子。禪誦暇，豫採花釀酒，以江邨一畝當河渚之醉鄉。酒人之語，良多謬誤，願梅仙勿以爲笑也。或有問者，則代余指仲長之口以應。

從遊集序

從遊集者，確菴子評次其門弟子之歌詩，用以宣導志意，攷論德業者也。漢唐以來，凡爲學者，必有師，專門名家，各仞師說，而讀書肄業之法，至宋之考亭，西山爲大備。元季則有吳萊，立夫唱道于白麟溪。宋景濂、胡仲申爲其高第弟子，悉得其蘊奧。而景濂當洪武初，自禁林歸浦陽，方遜志執經來侍，一坐歷四春秋，學成而後去。景濂送遜志之序，以爲理學之淵源，人文之絕續，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

言極辯而會歸于大道。蓋古人師資教學，或源或委，稟承古昔，如此其不苟也。自儒林道學之術分岐于儒家，而古學一變。自江門姚江之學，側出于經術，而古學再變。于是乎封部之以制科之帖括，燼亂之以剽賊之詞章。舉世胥變為俗學，而江河之流不可復返矣。確菴子獨抱遺經，居今而稽古，諸子彬彬文質，括羽鏃礪，當戎馬蹂躪之日，處荒江茅屋之中，衣裳襜如也，劔佩鏘如也。其稱詩也，佚而不偷，怨而不怒。商歌羽音，聲滿天地，以是為可以樂而窮窮而老也。率是而行，古學可以絕而復續。先王之詩，可以變而克正。若猶是駢花儷葉，以詞賦為君子，則靡靡者天下皆是。而確菴子亦何樂乎有是哉。余嘗尚論皇初，當九域颺迴，三精霧塞之後，中山開平，以干戈汗馬，蕩滌宇宙，金華以黼黻文章，繪畫日月，其為元功一也。容刀與璠陶鑄，寧海麻衣碧血，樹三百年節義之幟，類宮之闕祀也。祖庭其舍諸此，則確菴子與諸子之責，而余未能以極論也。姑為序。

楊弱生且吟序

泰和楊弱生，不遠二千里，訪余于江村，問其何以治行。曰：漳江多茉莉花，吳中多書，載花滿棹，易書盈車。

謁夫子而還。吾事辦矣。余所欣喜之已。而出其詩爲
贊。且請一言。余告之曰。異哉。子之載花易書也。吾未
誦子之詩。已前知子之能詩也。茉莉之在此方。籬落
間物。充女郎簪佩耳。西竺則謂之摩利。又云奈。奈女
之所生也。又云鬘花。花可以結鬘也。西天供佛。以鬘
華爲最勝。以其清淨離穢。騰芬散馥。殊異於凡草木
也。子之於是花也。珍惜愛護。出入與俱。其於染香也
深矣。其爲詩也。宜素而馨。古之人有以愛妾換劍。換
馬者。有以法書換白鵝者。其聲價頗爲不類。今以輒
淨之花。易殊妙之書。名花傾國。故足相當。金谷蘭亭。

不妨敵對。此博易之奇局。詞苑之美譚也。其爲詩也。
宜殊而麗。品花於茉莉。清香韻艷韻妝。便娟旖旎。猶勝侍
中之有素女。雪兒也。五車之書。則端人聖士。朝冠袞
衣。不可褻昵者也。以彼易此。捨豔質而羅素書。其志
意去世人遠矣。其爲詩也。宜潔而芳。花之香馥鼻而
澤身。書之香染神而浹骨。花之香隨風而聞。人華也。
書之香逆風而熏。天華也。捨人華之香。而易牛頭栴
檀逆風上妙之香。其爲博進也。不已奢乎。吾聞切利
天殿南。有波質拘耆羅樹。謂之天樹玉。其花開敷。香
氣周徧。三千里。諸天共坐其下。聞香歡樂。子今載書

而歸。坐天樹。聞天樂。舍夫天鼓共演妙音。其於詩亦何有。揚子避席曰。雖狀。請終教某以詩。余展卷快讀。曰。信矣。余故前知子之能詩矣。遂抽初學集一編。酬所贈花。而酌酒以爲別。

徐子能黃牡丹詩序

唐人宴集賦詩。必有人擅場。昇平公主之席。李端擅場。送王相鎮幽朔。韓翃擅場。送劉相巡江。錢起擅場。唐人誇之。以爲太平盛事。往者國家全盛。淮海繁華。廣陵鄭超宗家園有黃牡丹之祥。盛集文士。宴賞賦詩。糊名馳書。屬余題首。余推南海黎美周第一。超宗

鐫贈金爵。以旌異之。美周方應進士舉。徐子子能賦黃牡丹狀元詩。一時呼美周爲黃牡丹狀元。此亦承平盛際。唐人擅場之流風也。都會焚燬。英俊凋傷。鄭生俠骨。久付沙場。黎子文心。尚餘碧血。余歸心淞門。灰冷夢斷。維揚昔遊。杳然龍漢。劫外矣。吳門牡丹時。陳子明偕子能屬和美周遺什。子能遂得一百餘首。貫花結鬢。香粉散落。吳人傳寫。爲之手馥。僕本恨人。按湖湘紅豈之歌。聽秦淮商女之曲。則爲之顧影。骨驚。悲不自禁。情之感人。固其所也。子能屬疾數載。寢室空牀。蕭然如道人禪老。不謂其情瀾才海。波譎雲

詭倒囊而出。一至於此。吾讀內典。劫火初起。燒須彌山。王菩薩能以一口唾之令滅。復以一口吹之令即起。吹唾一口。起滅同時。子能身當劫後。緣情托物。能使揚州烟月。江左文章。攢花簇錦。涌現尺幅之上。安知劫火起滅。不在文人筆端。一口吹唾耶。余言及此。林下水邊。又欣欣然有喜色矣。

小山堂詩引

余觀唐人高岳嫁女記。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盃。折花傾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讀

之。每欣欣流涎。又忖度以爲寓言。無是事。比游鐘山

鍾

遇異人。授百花仙酒。方採百花之精英以釀酒。不用麴蘖。自朕盎溢。乃知唐人之言爲不誣。因是流觀酒譜。如李肇所記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以迨九醞三勒之屬。皆人間凡酒。無足道者。內典言阿脩羅好酒。見天飲甘露。四天下採花置四海中釀海。業力所持。進失甘露。退不成酒。而諸天所飲甘露。皆於飲樹中流出。以釀酒。一事徵之。爲之開顏一笑。知雜林香市。去人間良不遠也。方吾家酒熟時。吳門袁重其持施。有一新詩來。請序。傳杯讀之。清詞麗句。盎溢牙齒間。

笑謂重其此詩。豈亦燭夜之花。壓枝路旁。以待傾折者耶。人間詩句。雖復妖艷綺靡。亦乾和五蘊耳。唐人記二書生爲衛符卿等。引還人間。折花傾酒。步步惜別。重其當趣舉斯言。以告于讀有一之詩者。

楊明遠詩引

往余遊長安。見無補題扇詩。閒魚食葉如遊樹。高柳眠陰半在池。苦愛其語。吟賞不置。行求得之。遂與定交。無補年纔弱冠。風姿足映數人。今見其郎君明遠。名行巋然。秀出行輩。其稱詩則已爲魯兩生。漢四老。自處於遺民故老之間。俛仰三十餘年。余之衰晚不

徒字疑

足論。而世論之陵谷且異。舟壑夜遷。則真可歎息也。客有稱明遠之詩者。曰。近日之詩。懲浮夸偏側之病。相與鐫爨其圭角。磨礪其矜氣。息徒中唐。頓轡郊島。以求其冲和簡雅之似。亦旣靡狀同風矣。明遠體氣自狀。意匠深隱。得冲和簡雅之真。而料簡其似。亦聞西竺之鬻乳者乎。牧女之乳。展轉入城市。加水至於八分。則乳之味薄矣。明遠之詩。西竺新搆之乳也。餘人則近加水之乳也。以乳喻詩。亦善喻也。余曰。客之言良是。狀有本焉。詩以言志。古人曰。武亦以觀諸子之志。明遠高才盛年。遁跡自引。疏布不厭。妻子凍餒。

長篇短詠。矢詩遂歌。聲滿天地。響振林木。斯世載筆。墨負丹鉛。頌公燕而賦。鏡歌者。鸞鳳之下。視螂蛆。不
已寥廓耶。懷古十章。明遠之志在焉。謝臯羽之詩。長
留天地間者。微斯人誰與歸。經言雲山有草。牛若食
者。卽得醍醐。又此牛唯飲雪山清水。所有茹退。最爲
香潔。客謂明遠之詩。西竺新構之乳。吾皆以爲雪山
之醍醐也。雪山之醍醐。茹草飲水而得之者也。城市
之水乳。又安足辨乎。無補曰。補蚤以詩受知于先生。
盍有以長吾子之詩。遂書是言以復之。

王翰明詩引

以字不可節

春秋諸侯之大夫。朝聘會盟。宴享酬酢。皆相率而賦
詩。趙武曰。武亦觀諸子之志。余嘗徘徊追慕。以爲春
秋戰爭之世。其卿大夫。雍頌暇豫。登歌賦詠。若是乎
有先王之遺風焉。已而繙閱天水遺文故事。汪水雲
黃冠南歸。少帝賦詩有寒梅幾度之句。舊宮人卽席
贈別。長相思望江南二十餘闕。每一讀之。薄寒中人
慘淒增。自有乾坤以來。傷離恨別。未有甚於此者也。
或者曰。觀春秋卿大夫中華燕樂之雅。而益重夫荆
令支斬孤竹懸車束馬之功。觀天水舊宮人故都離別
之悲。而益淡夫傳金鳳抵黃龍。襄樊鄂渚之恨。余老

而失學。史學荒落。未知斯言之云何也。定與王翰明
吾友鹿伯繼孫鐘元之高弟。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
先也。渡江而南。東國之人。倫西都之賓主。雲合景附。
定交結契。投贈惜別之詩。二百餘章。可謂極盛矣。余
觀卷中之詩。雍頌言志。有似春秋之卿大夫。哀傷激
越。泣黍黍而淚山河。又有似乎天水之遺悲也。趙武
曰。武亦觀諸子之志。觀諸子之詩。而其志可志也。觀
諸子之志。而翰明之詩之志。又可知也。嗟夫。伯繼之
墓艸久宿。而余則老且廢矣。翰明歸。以詩卷跡鍾元。
鍾元其將泣春秋卿大夫之後乎。抑且以遺民故老。
弔水雲而傷和靖乎。吾又以觀鍾元之志也。

二王子今體詩引

唐有天人費氏。告宣律師。閻浮提世間。臭氣上熏於
空。四十萬里。正直光音天。諸天清淨。無不厭惡。唯香
氣上熏破之。故佛法中香爲佛事。今佛所取栴檀兜
樓婆。上妙之香。此方無有。漢世西人貢香。宮門上著
豆許。聞長安四面十里。經月不歇。今皆漂沈。廁溷中。
唯伊蘭。充滿三界。諸天愍之。改令此世界中。得以文
字妙香。代爲佛事。於是奎壁圖書之宿。東指牛斗。吳
會之墟。帝車炳狀。詞人才子。排珠林。而比玉府者。高

楊已降於斯爲盛婁上復有二王子擇民虹爻出焉
梅檀樓婆上妙之香此方所無者今遂卸車而載可
異也二子爲今體詩精瑩爲骨輕清爲韻有色有聲
非烟非火淨名鉢中貯香積飯香氣著人腸胃七日
而後消詠二子之詩彷彿似之牛頭梅檀產於摩耶
羅山與伊蘭叢生過者弗視也及其條枝布葉芳香
酷烈伊蘭四十由旬之臭一曠滅熄天帝乃始擇而
採之修羅兵鬪用以止血善法堂之戰勝得草木之
助焉二子爲太原文肅公會孫

襲其父奉

常之餘芳生長梅檀林中與伊蘭迥絕又况條枝布

報字長

葉之日乎今將出其詩與吳會君子宣芬散馥普熏
世界而余以一言先之後有撰感通傳者謂文字妙
香能熏洗閻浮提劫中刀兵凶疫臭惡之氣胥願以
文章爲佛事其將用斯言爲表報乎嗚呼吾有望矣
文肅策勲在政府箕裘在子姓韓相五世漢貂七葉
踵西京袁楊之後實唯太原續弁州盛事述者故應
不一書之余姑敘其詩而未能及也

五石居詩小引

往遊雲間見生甫屠羊食牛詩愛其以詩句作佛事
可作此土伽佉今來錢城讀五石居詩風神散朗意

匠蕭閒乃知生甫真詩人也時人沈湎俗學掇拾餽
餽誇詡漢魏三唐如以嚼飯餒人徒增嘔噦耳生甫
閒情道韻在眉山劔南之間隱囊游屐信筆點染雲
霞橫生烟波蹙沓固不屑與時人爭名而時俗之蠢
醜蠅營者亦莫得而干之此所以爲詩人也與生甫
秦川貴公子一麾出守載廉石以歸補衣竹杖居狀
道人也朕吾相生甫方頤豐下兩頰光氣隱隱以爲
晚年當有遇合爲功名富貴中人生甫聞而笑之吾
年八十每搜尋史冊中老人作伴似吳季子年九十
能將兵伐陳蘇長公以爲仙去不歿太公七十起於
屠釣牧野鷹揚正在百歲時安知生甫晚遇不如此
兩人耶陸放翁九十餘尚不忘北定中原生甫更二
十年猶與放翁相望晚年據鞍橫槩詩篇當益壯不
但如放翁之行吟策杖終老於蘭亭禹廟間也雲將
年九十亦吾老友也書之於生甫詩後把示雲將開
顏一笑他時以躍馬食肉責報于蔡澤恐不吾償也
則以雲將爲徵

李梅公唱和初集序

盤根仙李長庚新滴於人間積慶璇源張星舊駐於
天上媿茲嘉耦嗣以徽音思美人兮西方降帝子兮

北渚陽律六陰律六。吹鳳管以參差。前唱于後唱。嘒拊鸞歌而叶應。珊瑚筆格。緣沈之管交揮。玳瑁書籤。雲母之箋雙劈。花淡網戶。每刻燭以分題。燕乳綺疏。或攤書而徵事。芙蓉秋水。筆花與臉際爭妍。楊柳春山。烟黛並眉間俱嫵。東吳才子。金閨傳內史之篇。南國佳人。玉臺寫令嫺之作。珠林琪樹。洵彤管之美譚。金柯玉枝。實天潢之盛事。丹樓烟燼。朱邸灰飛。交語而腸斷。白衣登車。則淚霑紅袖。猗與燕婉。變彼鴻休。在御之琴瑟。依朕中庭之蘭玉。滋長雕軒。文駟驟玉馬。以北朝翟茀鞠衣。作角巾而東下。水精簾幙。鎮日焚香。雲母丹黃。千年辟蠹。輪依桂樹。無復月孤。矢激蓮花。惟應天笑。豈若敬通。抵舍但對孺人。子美漂流。長隨妻子。又况衡陽飛鴈。空約刀環。蘭渚鯉魚。難傳錦字。望日歸于六詔。怨其雨于三春。哉伊余生。稊之年。爰有齊牢之遇。絳雲東閣。綠窻署禁。扁之新題。紅雨西冷。紫陌誦天桃之麗句。勞勞頰尾。依依白頭。茗椀熏籠。雜居烟爨。縹囊緗帙。夾註米鹽。笑十指于懸錐。嗟滿頭之蓬葆。憐茲憔悴。睹此芳華。托副墨以歸詒。俾殺青而傳寫。願借光明於東壁。敢希嘖蹙於西家。沈香小像。庶幾得染妙熏。刻玉芳名。抑亦附垂墨。

云爾

許夫人嘯雪菴詩序

歲聿云暮。燈火蕭然。禪榻髻絲。久斷遊仙之夢。木魚經卷。長爲退院之僧。茂苑許夫人。刻鏤茗華。問遺裙布。致詞老人。俾爲其序。偶拈數韻。繼以長吟。窮冬而光風拂衣。沍寒而落華滿席。仙人失定。爲雪池之歌。聲迦葉聞琴。依須彌而狂舞。聲塵或詔爲禪。刺釵釧每漏於戒。鍼意藻不飛。心華乍釋。徐挑燈而終卷。乃撫几而長歎。變彼淑姬。猗歟雕瑄。以薛瑤噉香之質。挾明韞咏絮之才。樹木迎風。華能燭夜。華宮寂歷。望

青蓮兮未來。橘社迢遙。掩明璫而自媚。情文綺互。筆墨橫飛。留趙后之裙。當風欲舉。擁樊家之髻。顧燭自憐。固已令才子色飛。道人心死矣。及乎翟茀承恩。雕軒卽路。擁東方之千騎。將南國之九雛。漳水東流。銅臺高揭。洛妃乘霧。羨翠袖之英雄。妓女望陵。弔黃鬚於冥莫。邯鄲道上。炊熟黃梁。蘇門山頭。嶺聞清嘯。金人辭去。銅狄製成。靡不清淚如鉛。長歌當泣。狄虫炎熟朝。槿榮華。齋素三時。琴心一曲。貂裘羽箭。歌出塞以望歸。霞帔星冠。裏厭禳之裝束。殆將携烟景。凌絳河。吟太霞。諷晨啓。玉山曲宴。伴戴勝以長謔。小有靈

音。彈雲璈而屬和。豈猶夫隴西贈答。但憶芳香。蜀女風流。徒吟溝水而已哉。嗟夫。長眉如雪。秃筆無華。文媿燕公。敢序昭容之集。才慙孝穆。誰定玉臺之詞。以我道心。研茲仙趣。西池南岳。或現幻身。童初易遷。尚行欲界。庶茲慧業。不閱塵勞。謹承彤管之詒。竊比瓊枝之報。

贈黃皆令序

絳雲樓新成。吾家河東。邀皆令至。硯匣筆牀。清琴柔翰。挹西山之翠微。坐東山之畫障。丹鉛粉繪。篇什流傳。中吳閨闈。侈為盛事。南宗伯署中。閑園數畝。老梅

盤拏。柰子花如雪。屋烽烟旁午。訣別倉皇。皆令擬河梁之作。河東抒雲雨之章。分手前期。暫游小別。迄今數年往矣。今年冬。余遊湖上。皆令僑寓秦樓。見其新詩。骨格老蒼。音節頓挫。雲山一角。落筆清遠。皆視昔有加。而其窮亦日甚。湖上之人。有目無覩。蠅鳴之詩。鴉塗之字。互相題拂。於皆令莫或過而問焉。衣帔綻裂。兒女啼號。積雪拒門。炊烟斷續。古人賦士不遇。女亦有焉。吁其悲矣。滄海橫流。劫灰蕩埽。畱署古梅老柰。亦猶夫上林之盧橘。寢園櫻桃。斬刈為樵薪矣。絳雲圖書萬軸。一夕煨燼。與西清東觀琅函玉軸俱往。

矣。紅袖告行紫臺一去。過風而畱題望江南而祖
別少陵墮曲江之淚。遺山續小孃之歌。世非無才女
子。珠沉玉碎。踐戎馬而換牛羊。視皆令何如。皆令雖
窮。清詞麗句。點染殘山剩水間。固未為不幸也。河東
湖上詩。最是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氣美人中。皆令苦
相吟賞。今日西湖追憶此語。豈非窮塵往劫。河東患
難洗心。懺除月露香燈禪版。淨侶蕭然。皆令盍歸隱
乎。當屬賦詩以招之。

庫子秋八月初九日昌平屬舍有客叩關持冊請署
臣金助餉余笑指以扉曰破麓中有此字殘書數
冊如可餉士故為乘章之攜色沮而去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一終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一

序

楞嚴志略序

嘉定郡治中。梵刹相望。楞嚴講寺為最。有宋嘉祐至
右明萬曆間。災燹薦仍。爇為甲第。紫柏大師可公。賦
詩弔之。矢誓興復。上足密藏。開公親承。囑付克副。弘
願入都城。請賜藏以鎮山門。又請繕刻方冊。流通淨
場。於是乎像設莊嚴。鐘魚肅穆。琅函玉笈。湧現人間。
楞嚴之勝。遂為方內冠。又二十餘年。白法琮公。以耆
年宿德。聿來住持。大殿山門次第告成。經坊僧田。規

制詳備。以其間輯此寺碑版文字。表著興復建立之始末。名曰楞嚴志略。而屬余爲其序。余惟寺爲宋長水大師箋疏楞嚴之地。講演之日。天雨寶花。遂賜楞嚴之號。其疏義語簡而義豐。事詳而理密。蒼撮有唐惠振。慤沈諸家之長。含攝賢首五教起信五重之要。箋解名家未能或之先也。自孤山圓公吳興岳公張皇台衡之教。以台家三觀映望楞嚴。假梵僧之懸識。爲佛頂之法印。而楞嚴全經之眼目。或幾乎改易矣。天如則公傳天目之心宗。刊定會解。獨取孤山吳興兩家奉爲標準。長水以下皆左次。莫與抗行。講席流

傳。二百餘載。識者謂今日之楞嚴非如來之楞嚴。而山家之楞嚴抑亦山外之楞嚴。而非山家之楞嚴也。嗚呼。豈不重可歎哉。交光鑑師奮乎百世之下。埽除三觀。別出手眼。掃之誠是也。而總別之相未晰。分配之執滋甚。諍論弘多。聚訟莫決。則亦皆沿流揚波。而未溯其本源也。余博觀諸家箋疏。平心而論之。長水初叅瑯琊覺禪師。問清淨本狀。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依其言抗聲而答。遂領旨於言下。歸而詮解此經。昔人以爲華嚴圓覺楞嚴起信。一眞法界常住眞心。一以貫之者也。洪覺範倚恃宗眼。一筆抹殺。目爲義

解講師夫豈得為公論乎。長水既問道瑯琊。又從靈光敏傳賢首教。靈光天台之人也。清涼大士咨雜華於大說。習止觀法華等疏於荆溪。叅決南宗於牛頭徑山。古人學無常師。羣機盡攝。類如此也。長水于台衡之宗。豈不了朕。其註經則以楞嚴退楞嚴。未嘗執泥三觀。私為家珍。斯非所謂毀相泯心。開前疑而決後滯者乎。十門分別。首標起教。因緣曰克示真三昧。故其云克示真三昧者。蓋指如來告許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之語也。遂從而演暢之曰。乃至諷歎金剛王三昧。勅選圓通。成就

聖位。破趣辨魔。皆為此三昧也。一經中修行方便。總別法門。挈領提綱。無復餘蘊矣。始經台家之遮表。繼遭禪宗之訶斥。妙義宛朕。莫有啓其緘而發其鍵者。辟如摩尼寶珠。沈錮于沙泥瓦礫之中。莫或省視。而曰此中無復有如意珠也。可不惜哉。余竊謂宋之有長水。猶唐之有圭峰。圭峰為荷澤法嗣。而歸藏於法華。長水由瑯琊發悟。而歸宗於楞嚴。此皆性相之標指。脩証之津梁也。當今之世。魔外昌披。法流滅息。此寺屬長水緣起。又方冊法寶流通之所。演海眼欲絕之燈。紹法流如綫之緒。豈非末法之急務哉。涅槃謂

首楞嚴者一切事究竟堅固也。知楞嚴所以名寺之意則如來之開示長水之箋疏紫柏蜜藏之修復。公之建立一切皆究竟堅固寶華樓閣却火不能灰。毘嵐風不能破者固將一展卷而得之矣。惊公得楞嚴三昧了悟靜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之偈不滅長水之清淨本狀故于其屬序也為疏通其說以告之。將此淡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是固首楞希有之宗旨而住持斯寺與護法者所當共勉也。

金剛經了義引

元實居士注金剛般若經名之曰了義舉似蒙叟蒙叟展開一過合掌讚歎曰昔在隋朝益州新繁縣王季村有書生苟姓者於村東空中四面畫空書經語人曰我書金剛般若經使諸天讀之耳自後霖雨洪流汜潰此地方丈餘間如堂閣下無滴雨霑濕牧童每就避雨而人莫知其由也武德初有西梵僧至此作禮如向塔廟村人異而問之僧曰此有金剛般若經諸天置蓋不絕供養敢不頂禮耶村人乃省苟生寫經之處遂甃甃嚴欄護之苟至齋日供養瞻禮往往聞天樂之聲夫苟生之寫經畫空無迹靈感如斯况乃書而讀讀而信信而解而箋釋疏通為人演說

物齊有學集 卷二十一
者耶。我知居士注是經已。必有吉祥雲擁覆其上。團結如傘蓋。蕭辰良夜。天樂琅琅。自朕敷奏。但肉眼不能見。俗耳不能聞爾。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嘉興藏函。止刻法語五卷。丙申。龔孝升入粵。海幢華首和尚得余書。捷椎告衆。訪求鼎湖栖霞禪師藏本。曹秋岳諸公繕寫歸吳。謙益手自讐勘。撰次爲四十卷。大師著述。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字句不免繁蕪。段落間有失次。東遊時曾以左氏心法序下委刊定。見而色喜。遂削前藁。今茲讐勘。僭

有行墨改竄。實稟承大師墜言。非敢僭踰。犯是不韙也。旣徹簡。乃爲之序。曰。佛祖闡教。以文說法。慈氏之演瑜珈。龍樹之釋般若。千門萬戶。羅網交光。郁郁乎燦燦乎。千古之至文也。大教東流。人文漸啓。道遠濬發。于南。什肇弘演于北。椎輪大輅。實惟其始。隋唐以來。天台清涼。永明之文。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大矣哉。義理之津涉。文字之淵海也。逮及有宋。教廣而文煩。其最著者三家。鐔津以孤亢崇教。其文裁而辨。石門以通敏扶宗。其文奧而麗。徑山以弘廣應機。其文明而肆。夫文而至於辨也。麗也。肆也。其城塹日以堅。其

枝葉日以富。其撈籠引接。日以博浩浩乎。卮言之日出。而岌岌乎津梁之日疲也。繫辭有之。易之作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豈不信哉。我大師廣智深慧。真叅實悟。惟心識智。夢授於慈氏。華嚴法界。悟徹於清涼。被根應病。橫說豎說。千言萬偈。一一從如來文字海中流出。以鑿津之崇教者。固其城塹。以石門之扶宗者。沃其枝葉。以徑山之應機者。賜其撈籠。引接務欲使末法衆生。露被其一言半句。皆將飲河滿腹。同歸於智海而後已。雜華言。金翅鳥玉。以清淨眼。觀察諸龍。命應盡者。以左右翅鼓揚海水。悉取兩闕。取而食之。大師說法爲人。欲搏生死大海水。取善根衆生。置佛法中。亦復如是。日者。廣南繕寫書生。陳方侯。觸語悲悟。放筆薙髮。大師博取淡心。光芒昱曜。凌紙怪發。善根衆生。應機吸受。如方侯者。歷河沙劫。猶未艾也。嗚呼。偉矣哉。大師與紫柏尊者。皆以英雄不世出之資。當獅絃絕響之候。捨身爲法。一車兩輪。紫柏之文。雄健而斬截。大師之文。紆徐而悲惋。其爲昏塗之炬火。則一也。昔人歎中峰輟席。不知道隱。何方。又言楚石季潭而後。拈花一枝。幾熄。由今觀之。不歸於紫柏。憨山而誰歸乎。後五百年。魔外蜂生。篤

生二匠。爲如來使。佩大法印。燃大法燈。殆亦儒家所謂名世間出者。裨販剽賊之徒。往往篡統系。附師承。竊竊狀爲蚍蜉之撼樹。大師之集行。如日輪當陽。魑魅歛影。而魘寐者猶懵而未寤也。狀則大師同體大悲。如作易之有憂患者。其何時而止乎。斯可爲痛哭也。已。夢遊集本初傳武林。天界覺浪和尚見而歎曰。人天眼目。幸不墜矣。亟草一疏。唱導流通。毛子子晉請獨任鏤版。以伸其私淑之願。子晉歿。三子聿追先志。遂告成事。其在嶺表共事搜葺者。孝廉萬泰諸生。何雲族孫朝鼎也。其伙助華首網羅散者。曹溪法融。

嶺南刻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海幢池目及華首侍者。今種今照今光也。皆與有法乳之勞。法當附書。

憨山大師夢遊集。吳中未有全本。丙申冬。龔孝升入粵。余托其訪求。海幢華首和尚得鼎湖棲壑禪師藏本。曹秋岳諸君集衆繕寫。載以歸吳。余校讎刊定。勒成四十卷。毛子晉請任鏤板。子晉歿。三子繼志。告成有日矣。已亥秋。王大哉自粵歸。言彼有潭柯上人名濟航者。自東究入蜀。精研宗教。棲壑化去。購得夢遊集本於鼎湖。捐衣貲付梓。以余爲白衣老弟子。俾序。

結疑當作綴

疑有脫字或是指字絕

小字或疑是勞

其緣起。余惟大師集本。鼎湖虞山。頗有異同。鼎湖則
大師原藁。弟子福善通炯及五羊劉司理起相所結
集也。虞山則經余勘較。間以管窺之見。撮略字句。移
置段落者也。二本蓋少異矣。而未嘗不以佛身匠。譬
之鼎湖本。則十身相海相好莊嚴之身也。虞山本則
優闐香像。毘首羯摩。摹刻之身也。是二身者。現相利
生。有何差別。故知二本不妨兩行。並舟而觀。月分河
而歛海。其聞法得益。則一而已矣。大師閔東海彌戾
車地不通佛法。駐錫牢山。取外道七真盤互之區。移
為佛國。以是因緣。弘法罹難。有嶺海之行。今既光復

祖庭。報滿示化。而航上人。以東海之人。表章遺集。標
人天眼目於嶺外。大師大光明幢。建立於那延羅窟
者。譬諸高山日輪。留暉平地。火傳燈續。豈可誣哉。於
乎。佛法不可思議。大師身後因緣。亦不可思議。余之
託輶車訪求也。華首之捷椎告衆也。棲壑之深藏。有
待也。陳方侯之放筆善來也。航上人之發願流聞也。
如磁吸鐵。如鐘應霜。豈有使朕者哉。恒河沙劫劫佛法
無盡。大師光明無盡。上人誓願亦無盡。大師常寂光
中。應為破顏加被。余與一切人天。歡喜讚歎。亦非塵
劫劫海墨所可窮盡也。

紫柏尊者別集序

金壇刻紫柏尊者全集已行叢林此外有錢啓忠集
鈔四卷陸符心要四卷壽光上人携吳江周氏藏本
乃尊者中年之作白衣弟子繆仲淳執侍左右手自
繙寫者余為會粹諸本取全集所未載者排為四卷
名曰紫柏別集而敘其後曰禪門五燈自有宋南渡
已後石門妙喜至高峰斷崖中峰為一盛由元以迄
我國初元叟寂照笑隱至楚石蒲菴季潭為再盛二
百年來傳燈寂茂尊者挺生東吳氣宇如玉蹴踏天
下機緣閎現從地涌出實有開關於國運隆替法運廢

互下似脫一字
或是伏字

興未可以凡心世智妄為比量也尊者出世萬曆中
正國家日中豫泰之候貂寺氈裘孽牙互師以慈願
戒加住王舍城而為說法溥聖母之慈雲開明主之
智印庶幾礦稅可罷黨禁可除戎索可清殺運可挽
羣小張羅鈎黨推刃妖書師於是拚幻有之軀息清
流之禍法幢既倒國論日非軋綱下移帝心解紐賢
愚同貫正以魔外之交侵世界平沅起于人之不
佑考妖書本末之記知劫運推剝之因雖業繫有固
狀實振古所未睹也古來元臣命世必曰降神矧乎
法將導師寧非間出尊者秉金剛心具那延力舉手

同時上德即
指堯師

釋疑揮

可以拍須彌。噓氣可以吸溟海。金翅鼓搏。則龍子隨。其啜食。而况於魚鯁。與獅子哮吼。則香象爲之失糞。而况于野干。與人之云亡。法燈熄矣。魚鯁翔舞。而野干號呼矣。同時大德。捨頰還緇。却來人間。以夢游了大事。譬如老將。全師退守。深溝固壘。使賊人相戒。莫敢犯。而廓清推陷。固非其所有事。嗚呼。尊者之出世。其關繫國運如此。悠悠斯世。惟憨山老人爲能知而言之。而其爲塔銘。茹茶噉蠟。含嚼齒舌間。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尊者之化去也。次年爲萬曆乙巳。余夢至高山。有大和尚危坐巖端。謂是達觀尊者。恭敬禮足。已指左方地。命余坐。密語付囑。戒以勿忘涕淚。悲泣而寤。距今將六十年矣。私心擬議。願踵憨老之後。撰第二碑。用以續僧史。發輝塔銘。未盡光明。日月逾邁。氛祲晦蒙。六十年來。一往是昔。夢中涕淚悲泣。世界吮毫閣筆。多歷年所。非敢食言於二老也。每自循省。往昔年少書生。不通佛法。不知以何等因緣。夢中得受記莚。今頭童筆秃。無所成就。尋行數墨。排次遺文。如拾字老比丘。背破籠筒。故紙波波。汲汲以爲能事。尊者常寂光中。得無自笑。失却一隻眼。手。別集改成。謹書其後。以自懺。抑或以有待焉。尊者

之文一言半偈稱性流出如水銀撒地顆顆皆圓余不敢輕爲揀別朕集中散落者不少如乙未送憨老渡嶺作逐客說及顧仲恭所見澹居鍾公本論卓吾誠所諸篇皆法門眼目也斗間紫氣久而不沒殆斯文之祥乎余雖耄矣猶願得而見之

山翁禪師文集序

天童山翁禪師恣公以密雲嫡子坐大道場無舌說法有聲如雷施藥樹味擊塗毒鼓有寂子小釋迦之目賈其餘勇作爲詩文如涌身雲如灌頂水文人學士用世間智測度咸以爲杼山畫石門範之流亞余

頃讀其全集爲之心開意解久之沉吟低徊歔歔煩醒而不能舍朕也大慧杲禪師有言予雖學佛者朕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所謂忠義士大夫者魏國張公德遠橫浦張公子韶輩也當是時賊檜挾滔天之勢把持和議忘北轅之仇甘之辱妙

喜以壞衣髭髮之人敢於左袒子韶抗權奸之議而冒觸其鋒刃故魏國銘之曰嗟師何爲拳拳忠孝欲返羣迷俾趨正教唯其忠誠惻怛之至根抵種性槎牙肺腑雖至於砍臂斬頭亦將怡朕順受如斷藕根如解膠革於毀衣焚牒乎何有於乎薦嚴之疏龍髯

秦會之沈冥
八百餘載至今
日始雪

馬角之淡悲也。新蒲之錄玉衣石馬之遐思也。春葵玉樹之什。空院厓海之餘恨也。徵之妙喜。以言乎其道則相符。以言乎其志則相呌。以言乎其時世。則宋世所謂忠義士大夫。迢朕不可再見。獨有一禪者。孤撐單出。流連涕泗於陸沉滄海之餘。斯尤難矣。於乎。軍國荆弓也。宗社鄭璧也。吾君吾父。秦燕楚凡也。天穹廬地松漠。今之人何其廣大。而禪者如是之隘也。東家食西家宿。今之人何其圓通。而禪者如是之固也。山河苧蘆。世界陶輪。有漏微塵。十方銷隕。今之人何其大覺大悟。而禪者如是之取著也。豈惟禪者哉。

琉璃之誅釋種也。世尊樹下拒諫。而阿難愁悶慟哭。開寶之師。東山斬春肉身。爲故國而泣血。天寶之亂。荷澤編管殘衲。與檀度以濟師。是又何今人之廣大。而佛祖之隘。今人之圓通。而佛祖之固。今人之大覺大悟。而佛祖之取著也。妙喜之言曰。好善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永嘉謂縱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敢直下自信不疑。吾恣公其幾矣乎。三世諸佛。是三世中有血性男子。不忠不義之人。埋沒此一點血性。謂之焚燒善根。斷滅佛性。披毛戴角。刀途血路。相習以爲固狀。是可以爲人乎。如是而爲文。巧言綺語。

譚玄說妙如刻人糞作梅檀形。是可以爲文乎。公同體大悲。惻狀憐愍。以爲今世之所崇尚者。士大夫也。故現忠義士大夫身而爲說。法士大夫所崇尚者。文字也。故又現聲名文句身而爲說法。有人於一言半句。汗下毛豎。畱得此一點血性。在人世間。卽是不斷佛種。斯卽公出世爲人。全提正令之綱宗也。於乎。公欲廣度河沙衆生。盡皆作佛。而汲汲狀磨牙礪齒。先教之以所以爲人。夫焉有不能爲人而能爲佛者乎。

密藏禪師遺稿敘

密藏開禪師遺稿。法孫按指上人所收輯也。藏師英

偉雄駘。千仞壁立。爲紫柏尊者上首。法筵海衆所至。雲湧定中。知本師將有王難。刺血上書。一夕隱去。師資閔現。羣龍無首。諸天鬼神。猶不能測知。而况于凡心。凡眼乎。遺稿多所與羣公書問。誣諉勸勉。以扶正法。刻大藏爲責任。其爲人仕者。教忠。顯者。教退。亢者。教謙。競者。教恬。根氣濡弱者。醒之以卍愛。情塵軟煖者。觸之以冷雲。筆舌聰明。自負宗眼者。必剗其攀援。搜其負墮。俾命根剗斷而後已。智眼分明。慈心諄復。熱血痛淚。至今凌出于紙筆之上。以方袍世外之人。省邊略憂國計。當貢塲款塞之日。抱靖康五國之虞。

人謂其拔衣遠遁。蓋已懸鏡今日。非偶狀也。明朝自楚石泐潭已後。獅絃絕響。崛起爲紫柏海印二大師。而藏師爲紫柏之嫡子。龍樹言那伽。或言龍。或言象。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此三人者。豈非龍象乎。難陀跋陀二龍王護持正法。脩羅將戰。二龍王身遶須彌山。山動雲布。以尾打水。大海浪冠。須彌切利。天始知脩羅欲戰。而嚴攻伐。古來尊宿大師。現身出世。蹴踏天下。自朕有此氣象。其不朕者。則騰蛇耳。蜥蜴耳。種性旣劣。威神無幾。顧亦欲噓雲吸霧。激海水而冠須彌。焉可誣哉。藏師此文。皆叢殘不經意之作。方諸二老。如流星之奔約。芒焰驟作。有聲曳其後。而殷殷於天漢之間。其他皆蚪珠燭火。流照咫尺。詎得而並之。二百年來。豪傑間作。法運通塞。文不在茲。或者猶欲以餘分閏位。竊竊朕議。其統系佛言。譬如窮人妄號帝玉。自取誅滅。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可不懼哉。往在武林。與天界覺浪和尚。明鐙夜談。相對歎息。其爲藏詩稿序。亦出少分。而浪老又順世去矣。撫卷摩挲。泫朕流涕者久之。

虎丘退菴儲和尚語錄序

退菴和尚提正法印。十坐道場。息影靈巖。有終焉之

志都人士以虎丘虛席敦請應緣強起人天懽悅四
衆圍繞升堂說法雷涌雲轟虎丘自隆禪師以圓悟
的于坐鎮此山東南叢林遂列於五山十刹輓近陵
爨化爲歌場酒肆而師以隆師耳孫踵其法席靈山
古寺頓改舊觀茲編則其語錄之初首也宗門自琦
楚石後獅絃寂寥邇來馬駒蹴踏棒喝交馳刹竿號
爲極盛而諸方耆年不能不爲師避席以其從睦州
雲門得乎德山岳頭公辨舉昭覺之渾金璞玉徑由
之河傾漢注殆兼而有之也余鈍根盤回教海未能
得其津涉與師游竊窺其心地光明門庭恢拓撈籠
末法尅骨點胸追魔衆之潛踪深入藕孔吞毒龍之
遺種橫吸海波深心弘願良欲鑪鞴佛法燒焚地獄
而後已若其箭鋒鞭影逗落咳唾中者其手中片葉
耳隆公有云此柱杖一割割斷生法師多年葛藤有
人於此着眼知前後阿師住此山者都從一鼻孔出
氣庶不負點頭石拊掌一笑也濟北一宗至于圓悟
而有隆有杲爲千古豪傑之士有宋南渡佛日再耀
慧命克昌二公具有力焉隆之于應菴華公親承虎
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蓋虎丘徑一燈分照遂與終
始隆之住虎丘在紹興三四年去今五百三十年而

隆之于疑是隆

之子

徑字疑疑疑疑疑
或徑下脫山字

和尚再鎮。實維其時。佛懸記像末法。皆云後五百年。時節因緣。豈偶狀哉。青陽嘉魚二元老師。左右面弟子也。錄既成。雙白居易告我。昔者應菴之錄。公家案窓參政爲序。虞道園稱之。比于頴賓濱之序。真淨。今可無言乎。今往棲昔虎丘。講張魏公藏經記。謂兵革鬪亂。起于無明。清淨回心。殺氣自息。魏公身荷重擔。遊圓悟父子間。知般若清淨法門。故其言痛切如此。今之君子。泣和尚于此山。亦有俛仰器界。深惟清淨回心之指意。如魏公者乎。余竊有望焉。若案牘之于應菴。白鶴夜談。縱橫辨論。而後以楊岐一宗相許。則非余之所敢當也。是爲序。

寄巢詩序

石林源上人。吾里中清淨僧也。喜獵外典。好苦吟。余每見必痛規之。既歿。篋中無片紙半偈。淡以爲惜。陸子敷先錄寄巢詩。請曰。源師亡矣。夫子幸以一言存之。余讀之終卷。喟狀歎曰。嗟夫。陸子閔源師之逝。而假吾言以存之。固不若源師之詩之能自存也。世之知源師者。尠矣。盍觀其爲詩。觀其詩。罕日疏節。癯狀而瘦硬。如其人之顙。孤頤削。骨格峻嶒。蠹出于條衣外也。觀其詩。偏絃短韻。峭狀而淒冷。如其人之琢冰。

嚼雪失羣啞羊。而却食仰口也。觀其詩。耽思傍訊。邈
狀而慘澹。如其人之窮老嗜學。吞紙以實腹。而食字
以飽蠹也。嘗試與子摩挲遺卷。旋目而思之。扞衣反
手。巡檐覓句。篝燈撥火。抱膝孤吟。風酸雨暗。則壁蛩
啁啾。月白漏殘。則梵猿呼應。彼上人者。鬚眉談笑。顯
顯狀在吾眼中。又豈待余言而後存乎。杼山南岳之
徒。不作。經樓應制之俗習。流染于緇衣。其尤熾狀者。
開堂頌古。千偈瀾翻。陳羹糲飯。所在塞屋。此皆鳩摩
羅什所云。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者也。寄巢
之詩。蔬筍也。鮓魚也。春餘之孤花。睡夢之清磬也。

標殘編於斯世。用以息嘈囂。警澆忍。陸子之微意。又
在於此。往有比丘學詩于余。余教以適山情。助禪悅。
埽除一切詩。偈毒蜜。以灰香淨滌。而後可。比丘笑曰。
漢人適吳。啖筍而佳。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牀簣。
而不熟。語其妻曰。吳人欺我。如公之云。人將笑我爲
煮簣也。余舉羅什之言以復之。且正告曰。子苦吾之
教子以煮簣固也。不尤愈乎。教人嚼飯者。飽嘔噦之
唾餘。而果腹以相誇耶。其人慙懽而去。問舉似源師。
爲破顏一笑。并書之以爲序。

牧石晚市披褐禪觀以自解故其文多涉內典余亦其類也
首邱之願已山顯慶帝尉聖恩當可令占一席書此以爲息壤
庚子八月初十日

無文則一矣。其書之不以爲

聖。而果。則以。麻。結。其。人。對。謝。而。去。問。舉。以。就。其。姓。子。以。黃。贊。固。也。不。大。愈。乎。姓。人。對。謝。者。謝。即。謝。之。黃。贊。也。余。舉。羅。什。之。言。以。與。之。且。五。告。曰。子。苦。吾。之。而。不。然。謂。其。妻。曰。吳。人。想。其。公。之。江。人。排。笑。非。爲。黃。人。處。吳。與。齊。而。封。問。是。何。時。曰。竹。也。羅。漢。其。林。贊。制。一。世。精。研。毒。淫。以。双。香。筆。紙。而。對。河。北。立。笑。曰。吾。外。此。封。本。以。立。學。若。干。余。余。姓。以。蘇。山。謝。坦。聊。謝。對。謝。謝。謝。洪。州。用。以。息。曹。贊。贊。贊。典。以。對。子。之。謝。意。又。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二

序

贈谷愧菺序

客有問於余曰。谷子愧菺游于子之門久矣。谷子何如人也。余曰。其爲人也。易直子諒。好學強記。不吐不茹。斷斷侃侃如也。縱橫葛藟。口有觴而筆有玦。排難解紛。急人之阨。甚于己。當夫函矢交攻。水火薄射。辨者詘。勇者困。谷子揚眉抵掌。片言立解。已而掉頭徑去。不復返顧。谷子之去。今人遠矣。殆古之奇士也。客曰。信斯言也。谷子當經奇自命。胡以少爲書生。老而

不少休。尋行數墨。螢乾蠹朽。古之奇士。固如是乎。余曰。居。吾語汝。古之爲士者。以經天緯地則奇。以守先待後則奇。以謀王斷國則奇。非謂夫矯尾厲角。四目兩口。駢狀自異。而目爲奇士也。官守職。士守道。士之有經學也。猶耕之有畔。織之有幅也。良農不失畦。紅女不失幅。士羣萃而州處。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士服舊德。工用高曾。四民各得其所。教化行而風俗美。恒由于斯。谷子則旣爲士矣。環堵之室。一畝之宮。離經而辨志。讀書而續言。循其所以爲士者而老焉。磨硯將穿。退筆成家。丹鉛甲

乙。著書滿家。求其所以爲奇者而不可得也。此谷子之所以爲奇也。且谷子之說詩也。不但勾稽訓故。爲帖括之先資而已。發凡起例。大書特書。一曰天子採詩之意。二曰諸侯貢詩之意。三曰太師陳詩之意。四曰邦國朝廟歌詩之意。五曰夫子刪詩之意。六曰吾人誦詩之意。循覽風雅。櫟槩^括始終。兔園之冊。蠅頭之卷。三才五行之道。隱約具焉。谷子而不奇也。烏乎奇。谷子吳人也。而家舊京。于論鼓鐘。于樂辟雍。三百年人文禮樂。于谷子之書有餘思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百世之仁也。谷子而

非古之奇士也。其將不得爲豐芑之周士乎哉。谷子曰。琳也。欲乞言于夫子久矣。微客之抃我也。無以發子之緒言。請書之以爲贈。

贈別施偉長序

宋行都在臨安。陳同甫訪辛稼軒。酒酣抵掌。縱談東南形勝。同甫霑醉。解廐中駿騎馳去。不復執別。英雄聚首。歷落俊邁之氣。可以想見。野史流傳。謂同甫把持稼軒語。厚有要取。此奴婢市僧之語。豈足道哉。司馬德操語龐德公妻子。徐元直向云。當就我德公談。不知三人所談何事。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

下。吾謂三分籌策。彼三人當促膝及之。而諸葛得聞其緒言。惜乎班荆畫灰之語。未有能傳之者也。今年中秋。棲虎丘石佛院。僧牕隱几。日抄首楞嚴數紙。吉州施偉長。不遠千里。過訪。映門窺之。鬚眉落落。照人坐而與之談。知其奇。讀邛竹數編。籠挫天地。鉤索物變。抑塞磊落。光怪側出。則益奇。退而自惟。少壯輕俠。屈指三國人才。洎辛陳輩流。輒掉舉。思出其間。今敗絮蒙頭。煨飯折脚。鎗邊偉長。經奇男子。視我如雞窠中老人。撫摩歎息。不亦傷乎。偉長投筆從戎。佐中湘戎幕。指揮能事。崎嶇嶺嶠。突冒鋒刃。身世鈎瑣。心迹

盤牙輪困離奇。悉于詩文發之。越裳祥柯。作我綸邑。日入之部歸。日出至。夫豈其度滄蘭為他人乎。南枝北戶。予于前却。何其憂煩鬱紆。促數詘詰也。崑銅告我曰。施偉長。今之孔北海。陳龍川也。余嘗謂孔北海論盛孝章書。援引公羊大齊桓公之文。磨切魏武異時論漸廣。此為質的。墓門征西寢舜禹之事。文舉之功偉矣。龍川之書。葉水心所謂夫子使執政召問何處下手者。至今炳烺天地間。彼所論趙九齡次張之徒。得其一士。可以方軌橫鶩。而况于同甫乎。狂鳥冠而似鳳。脩蛇角而似龍。士負不羈之木。值搶攘之運。

以疑當作果

其與夫纖兒怪魁詭銜竊轡者。誠何以霜降水落。金銷石泐。茫茫禹跡。是有北海輩流。挽仰撐柱。取偉長行矣。聘名驥于脩途。何所不至。自今以往。使輅才諷說之士。謂天不足于東南。地不足于西北。而私憂竊歎者。皆偉長輩之恥也。秋風蕭肱。魚龍寂寞。游子何之。老人仍入雞窠中矣。于是遂筆敘言。抗手而別。乙未歲九月朔日。虞山年家蒙叟錢謙益奉贈蕪湖沈昆銅。南昌徐巨源。皆偉長一流人也。出吾言眎之。以為何如。

贈別胡靜夫序

往余游金陵。胡子靜夫方奮筆爲歌詩。介茂之以見予。予語茂之。是夫也。情若有餘于文。而言若不足于志。其學必大。非聊爾人也。爲序其行卷。期待良厚。別七年。再晤靜夫。其詩卓然名家。爲時賢眉目。余言有徵矣。今之稱詩者。掉鞅曲踊。號呼叫囂。丹鉛橫飛。旗纛竿立。撈籠當世。詆譎古學。磨牙鑿凶。莫敢忤視。譬諸狂易之人。中風疾走。眼見神鬼。口吞水火。有物馮之。懵不自知。已而晨朝引鏡。清曉卷書。黎丘之鬼。銷亡。演若之頭。具顯。試令旋日思之。有不啞。朕失笑乎。靜夫屏居青溪。杜門汲古。不役役于榮利。不及汲。

于聲名。脩朕退朕。循牆顧影。其爲詩。情益淡。志益足。蜜邇自娛。望古遙集。視斯世。喧豗訾訾。非有意屏之道。有所不謀。神有所不予也。嵇叔夜曰。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劉子曰。客情旣盡。妙氣來宅。靜夫其將進于道乎。不徒賢于世之君子也。靜夫屬余序其近詩。且不敢自是。乞一言以相長。余聞之。古之學者。莫先于不自是。不自是。莫先于多讀書。余自喪亂以來。舊學荒落。已丑之歲。訟繫放還。網羅古文。逸典藏弄。所謂絳雲樓者。經歲排纘。摩娑盈箱。插架之間。未遑于雜誦。講復也。而忽已目明心開。欣如有得。刮火餘。

燼不復料理。蓬心茅塞。依朕昔我。每謂此火非焚書。乃焚吾焦腑耳。南海陳元自恨不學。晨夕陳五經。拜之久之。忽能識字。蓋聖賢之神理。與吾人之靈心。熏習傳變。所謂如染香人。身有香氣。非人之所能與也。多讀書。深窮理。嚴氏之緒言也。請以長子。雖朕。兔園村夫子腐談長語。古今神奇靈異。不出于此。非吾靜夫。弗敢以告也。趣與靜夫言別。聊書此以附贈。處之義。少陵之詩曰。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吾之有望于靜夫者遠矣。它日將重序其詩。文無累書。不敢恤也。則請以斯言爲徵。

贈程穆倩序

新安程子穆倩。能詩。能草書。能畫。能篆刻。蕭森老蒼。迢朕有異。眉宇淡古。視下而念沉。處治不媒。進處亂。不易方。余語穆倩。吾行天下。求見一異人。不可得。子殆其人歟。穆倩曰。還何敢當異人。蓋嘗見異人者也。少貧病憂歿。遇異人于天目之巔。摩頂慰我。既壽而。且且有千人口。六譯七譯。晉王之記。中年得右軍金剛六譯石本。康強生子。夫子目我有異。殆爲是歟。余告之曰。所爲異人者。以其異于凡人也。彼既異乎凡人矣。凡人安得而見之。凡人而得見異人。則亦未可。

謂之凡人也。閻浮提世界。臭氣上熏于天。八萬餘里。凡人啄腥吞腐。沈浮屎尿獄中。應真靈仙。自在人世。彼安得而見之。子之面目。不爲閻浮提臭穢所抑沒。故異人亦得而見子。子之爲異人。不爲凡人也。審矣。雖狀。吾將有以開子。子于般若之緣。熟矣。故異人以六譯七譯。界子。而懸爲之記。子之能詩能畫。種種世智。皆從般若智海中流出。子能以是種種世智。迴向般若。則種種世智。皆淡重般若也。華嚴法中。圖書亦正教量。印璽亦是現量。何言智慧輕薄哉。異人者。知般若宿緣。故以緣記。弄引市兒。以千金寶珠。博搏黍之飯。人爭笑之。康強多子。人世間搏黍之飯。而般若尊重。豈但千金之珠。異人之識。其不以此易彼。亦明矣。昔人嗤王烈持洞章。茫狀不能讀。韓退之文。其詞曰。我自屈曲住世間。安得隨汝巢神仙。夫以般若之尊重。七寶牀。黃金牒。之所守護。子旣不請而得之矣。顧乃茫狀羅縷。比于下界之洞章。可不惜哉。凡吾所言者。皆異人懸記之所未及。或引而不發。懸其緒言。以待我也。余凡人也。身不得見異人。而能知子之爲異人。又能發異人之所未言。以開子。狀則世之凡人亦多矣。安知其中遂無異人也耶。

贈愚山子序

愚山子非地師也。而以地師游人間。人有與語地理。則應。嘉定侯廣成。久殞未克葬。愚山子歎曰。安可使忠臣之骨。暴露原野。躡躑二千里。相視吉壤。絮酒哭奠而去。既訪余小閣中。指點烏目山來脉。瞻仲雍齊女葬處。不及他語。余乃布席函丈而告之曰。茫茫堪輿。有大地理。當明者二焉。子知之乎。華藏娑婆洋在佛典。其近而有徵者。南瞻部四國也。傳稱南印度爲象主。東脂那爲人主。西波斯爲寶主。北獫狁爲馬主。吾藝攷之。唯南東二主而已。他非與也。阿耨達池之

水自香山南。大雲北流爲四河。波流地下。出積石山。爲中國之河源。循雍南北。徼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爲中國之南河北河。印度爲梵天之種。佛祖之所生。脂那爲君子之國。周禮之所化。南曰月邦。東曰震旦。日月照臨。禮教相上。波斯輕禮重貨。獫狁獷暴。忍殺區以別矣。安得曰葱嶺以西。竝屬梵種。鐵門之左。皆曰鄉。旣指蕃例爲國。將點梵亦濫名。南國之鄰于西也。南之肯也。九州十道。並爲禹迹。燕代迤北。雜處厥後。茹血衣毛。奄有中土。孤竹威事剪除。皆馬國之雜種。幽冀之部落。東之偏于北。

也。東之却也。南居離位。東屬震明。爲陽國。西北則並陰國。今儼狀稱四主焉。何居。陰疑于陽。必戰。易之所以有憂患也。此大地理之當明者一也。唐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乃至東循塞垣。抵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乃至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也。自晉以前。秦雒爲中夏。淮楚爲偏方。南紀微而北紀獨尊。自晉以降。幽并則神州陸沈。江東則一州御極。北紀潰而南紀猶在。雲漢升降之氣。會地絡而交列宿者。其乘除若是異與。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爲之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者。以十二支子爲之首也。日月五星起于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宿之首。我國家鍾祥受命。實星紀斗牛之次。塗山玉帛之後。數千年來。貞符在茲。洪武中。詔修清類分野書。以斗牛吳越分爲首。而尾箕幽燕之分。盡遼東三韓。最居其後。以是爲雲漢末派。龜魚之所麗。而北紀之所窮也。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傳傳所謂北戒爲燕門。南戒爲越門者。不益深切著明與。此大

地理之當明者二也。昔者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君子大其事。文中子作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曰江東中國之舊也。君子與其志。子之于是二人也。其將安居。愚山子仰視河漢。笑而不答。客有識之者。曰此南城徐芳仲光也。其爲人也。蒼蒼涼涼。孤行子。立有崖山柴市之忠。而不爲將相。有西臺智井之節。而不忍稱遺民。作爲文章。奇詭感盪。以李翱張籍自命。而就正于吾子。徒以地志星盤雜狀扣擊焉。則固矣。余亦笑而不答。于愚山子之行也。書其言以爲別。

送南昌丁景呂序

萬曆中。南昌丁公守太倉。招致名士。鏃礪其子伯勉。師邵茂齊。友黃經甫。姚孟長。吳人至今傳之。今年春。伯勉弟時之。持詩文卷謁余。讀其贈從子景呂之文。曰虞山先生。今之昌黎廬陵也。子適吳。爲我過而請焉。余爲慙沮。齒戰不能句。稍定進曰。先兄伯勉之子也。奉其父之墜言。思納屨門下久矣。孟冬。景呂至。摠衣奉手。如其父叔之云。爲余言伯勉從茂齊諸人譚。余童年事甚悉。不啻連袂接席也。伯勉偕經甫屬文。竟日成十章。余心少之。日中而援筆。如其數。茂齊曰。子才足兼二子。吾猶欲子之移時。驕二子之移日。趣

封題詒伯勉。景呂言伯勉晚猶藏弄篋。行時時出示子弟。以吾童稚時拋磚澆壁之餘。猶爲人矜重如此。自顧其聰明不逮。老將至而耄及。淹畱無成。爲可惜也。昔者蘇子瞻目歐陽公爲天人。而謂人之稱已。或以爲勝之。或以爲似之者。皆妄。古之君子推前哲而跂踵焉者。有師匠焉。有分齊焉。非苟爲傾挹而已。其有趾高目長而易視古人者。非狂則愚也。余以膚陋末學。猥當昌黎廬陵之目。每一念及。中熱毛豎。嘗執簡以序時之之集。愧汗刺促。掣筆而中止者數矣。今于景呂之文亦狀。江右二十年來。徐巨源席帽書生。尹盟文壇。時之獨能與之馳騁上下。巨源沒。景呂以渥洼家駒。挾轂相伙。助父子間才華光氣。燄燄牛斗旁。而余方遲暮學佛。撥棄文字。引而自廢。固其所也。于景呂之行也。不能無一言以復于時之。爲道其所以不克爲序之故。以自解焉。朔風飄蕭。解裝把酒。爲時之道。余老態間搜。伯勉遺箒。故紙漫墨。包裹珠絲中。相嚮而笑。是夫人童蒙而白髦。今所謂高文典冊。災木而黔石者。皆篋中之餘波也。聞譽而駭。如爰居之聽鐘鼓。不亦宜乎。旣而曰。繼自今。吾黨學子。毋或以昌黎廬陵爲口實。虞山之行也。載此一言以反。爲

不徒矣

送方爾止序

崇禎辛未。爾止謁余虞山。別十四年。而有甲申之事。今年癸卯。自金陵過訪。又二十年矣。爾止初謁余。甫弱冠。才氣蘊涌。獵纓奮袖。映蔽坐客。余年五十。罷枚卜里居。天下多事。意氣猶壯。今爾止蒼顏皤髮。歸狀爲遺民宿老。余衰殘荒耄。病臥一榻。執手欣慨。言可極耶。余向苦半聾。今特甚。用稚孫書版畫字。如隔重譯。因語爾止。楊子雲方言記。生而聾者爲聾。雙聾者亦爲聾。聾之甚爲瞶。吳楚之外郊。凡無耳者亦謂之

瞶。聾者無所聞。常聾耳也。瞶者言一無聞者也。老人掩耳不欲側聞世事。聾耳之云。吾知免矣。刑天之神。以乳爲目。以臍爲口。猶能操干戈而舞。吾之無耳也。庸何傷。爾止笑顧稚孫。酌酒引滿。觀其意。未嘗不愀然。閔余也。家貧不能留千里客。爾止將卒卒別去。古之人莫重于離別。行者曰。何以贈我。居者曰。何以處我。爾止之訪余也。告于其友。其友孫豹人賦詩以張之。今其還也。余可無言乎。竊怪喪亂以來。詩壘日盛。隋珠崑玉。所在抵鵲。獨于爾止詩。目開心折。以謂得少陵之風骨。深知其阡陌者。一人而已。點定龔山詩

一卷貯吾多集中。爾止視而笑曰。錢師之門。故不妨有賣錢兒也。余益自信爲不誣矣。往者奉先生長者之緒言。有志別裁。僞體採詩之役。小有題評。晚眺空寂。漠然如啗雁啞羊矣。而世之過而問者。南箕北斗。旣虛相薦。樽左獲右。虎又互相排筭。譬之孤軍疲馬。當四戰之衝。致師摩壘者。交發迭肄。雖復深溝高壘。猶未能解甲堅臥也。今將奉爾止爲渠帥。淮陰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拔趙白幟。樹漢赤幟。若反覆手耳。自今以往。余可以什旗臥鼓。壹意于禪燈貝牒之間。豈不幸哉。人亦有言。虎帥以聽。誰敢犯子。爾止行矣。文章自有定價。無多讓。中原豪傑。將有捧盤而致胙者。以余言爲乘韋其可也。余無耳之人也。與聞盛事。猶能執干戚而舞。又何恤乎子雲老不曉事。以聳耳相訾警哉。

馮亮工六十序

吳門馮君亮工。以博士弟子。從事中丞幕府。故中丞閩中鄭公。待以殊禮。用年勞敘題福建游擊。今不書書文學。貴之也。何貴乎馮君。君少以純孝聞。割股療父母。至再。經明行修。兼通法比。在幕府。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制府議辟五十人。力請覆案。平反幾半。已亥

秋京口潰宵人密上變告吳人翻城謀叛法當屠主者且恚且懼刃將斬矣君泣血拍頭白狀以闔門百口力爭事得解又四年君年六十家姪素昭同事戟門具知本末歎美其子孫多賢食報未艾請余爲祝嘏之辭生辰祝壽之文非古也如君之爲不可莫之表也余聞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天地之心也是以好生而惡殺殺者非他也殺吾之心而已矣殺天地之心而已矣殺一生卽自殺一心殺兩生卽台殺兩心殺百千萬億生卽自殺百千萬億心心相刃剝剝相斲化其身爲百千萬億身化其生爲百千萬億生累世歷劫以償之而業報不可終窮彼一人也以方寸之管尺幅之紙欲盡殺吳城百千萬億之生命吳城之生命未必盡于其手而彼之自殺其心也則已累世積劫而不可償矣君子之爭是舉也良不忍自殺其心非望報也而天地鬼神其捨諸乎史稱何比干與張湯同時用法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者以千數天帝使老嫗賜策曰公有陰德帝賜策九十九枚子孫佩印綬當以此算袁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二書生言葬此地當世爲三公後爲楚郡太守案楚王英反獄條出無明驗者四百餘家子孫世爲宰

相如書生言。老嫗賜比干策于後。書生指安地于前。其仁恕好生。爲上帝所佑助。則一也。孔子曰。仁者壽。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佛典廣言因果。吾儒經史。臚列詳悉。豈待觀地獄之變相。狀後使屠兒擲刀耶。余祝馮君。以漢何袁二氏爲左券。覽斯文者。可以旌潛德。誅隱慝。導天心。迎生氣。聳善抑惡。較之春秋。亦舊史載筆之所有事。而非以爲佞也。

贈覺浪和尚序

余老歸空門。夤涉教典。根器鈍劣。了不知向上一着。一時尊宿。開堂豎拂。都不參請。自笑如城東老姆。獨

不見佛。有目余不喜宗門。作夜郎主。崛強者不復置辨。領之而已。今年孟夏。會覺浪和尚于武林。數年相聞。握手一笑。觀其眉宇。疎疎落落。如有一往冰雪之韻。沁入人心腑間。退而緝其書。得其與吾友梅長公問答一則。快讀一過。殘燈明沒。霍狀如電光得路。愈讀愈快。亟呼自釀。榘酒澆之。乃就寢。長公常問和尚。如此世界壞極。人心壞極。佛菩薩以何慈悲方便救濟。請明白提醒。勿以機鋒見示。和尚以手作圓相曰。國初之時。如一錠大元寶相似。長公疾呼曰。開口便妙了。速道速道。和尚曰。這一錠銀。十成足色。斬碎來。

用却塊塊是精的人見其大好乃過一爐火攪一分銅是九成了也九成銀還好用再過第二手又攪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後攪到第三第四乃至第七八手到如今只見得是精銅無銀氣矣長公曰狀則如何處之和尚曰如此則天厭之人亦厭之必須一并付與大鑪火烹鍊一番銅鉛錫鐵都銷盡了狀後還他國初十分本色也長公曰如此則造物亦須下毒手也和尚曰不下毒手則天地不仁造物無功而天地之心亦幾乎息矣長公與李孟白諸老相顧歎息曰不知吾輩還能跳出此造化一番鑪錘否嗚呼長公不可作矣有情世界已經大火輪猛利烹鍊神焦鬼爛邈狀如昆明劫灰矣長公與和尚問答公案尚在紙上如見鬚眉如聞歎息長公精靈男子目光如炬安知爾時不在天宮寶地中奮髯捋鬚與八十老人挑燈酬酒相春應和乎和尚又嘗示諸門弟子曰天地古今無空闕之時無空闕之人無空闕之事無空闕之理自古聖人不違心而擇時不捨事而求理于天下之事是吾本分中事以古今之事是吾當狀之事所以處治處亂處吉處凶皆是心王游衍大中至正之道今人動以生不逢時權不在我為恨試問你

天當生箇甚麼時處你纔好。天當付箇甚麼權與你纔好。我道恨時恨權之人。皆是不知自心之人。故有悖天自負之恨。又安知生生死死升升沉沉皆是已業力哉。你不知自心業力強弱。不看自己種性福德智慧才力學行造詣機緣。還得中正也無。却乃恨世恨時恨人恨事。且道你天生你在世間所作何事。分明分付許多好題目與你做。你沒本事。自不能做。如世間庸醫。不恨自己學醫不精。却恨世人生得病不好。天當生箇甚麼好病。獨留與你醫。成你之功。佛祖聖賢將許多好脉訣好藥性好良方好製法。留下與

你。你自心粗。不能審病診脉量藥裁方。却怪病不好治。豈神聖工巧之醫哉。你不能醫。則當反諸己。精讀此書。深造此道。則自朕神化也。果能以誠仁信義。勉強力行。向上。未有不造到聖賢佛祖地位。向下。未有不造到英雄豪傑地位。今夫果知有此。則自不敢恨生不逢時。權不在我。自爲暴棄之人也。和尚此一番熱喝痛棒。與凡人聞之。言下不汗。下心死。死而不能復甦者。此則風痺不知痛癢。與死人無異者也。世人眼孔如鉅。聞說睦州陳尊宿。將一草鞋挂城門。止巨寇之兵。鄧隱峰擲錫空中。解吳元濟兩軍之鬪。舌吐

不能收以爲都無此事。我觀和尚此番提唱，便可使大地平沉，虛實粉碎。睦州之鞋，隱峰之錫，便當從舌根筆尖上取次涌出。始懸崖撒手，人實有此理。人實有此事，非爲現通，非爲表法。人自看不到，信不及耳。和尚携新刻諸書，矚予命爲著語。余于是中信手拈出，作爲贈言。或挂壁間，或鑱木上，使見者聞者，身毛皆豎，皮膚脫落，庶不負和尚師子一吼，亦不負余與和尚覲面相對一片婆心也。或曰：和尚囊括宗教，參同儒傳，多文廣義，浩如烟海。今之所舉者，非其要也。譬諸市見之博易，輕金錢而重搏黍，不巳慎乎。余曰：善哉是言，非吾所能及也。此義文長，付在來日。姑先書之，以復于和尚。

贈雙白居易序

余每觀慧遠法師念佛三昧詩序，西方誓文，迢狀飄雲衣，汎香風，悵津寄之末由。去年脚氣作苦，繡沙門抗禮五論，兼與桓玄往復書問，愾歎其抵突凶渠，檣柱名教，爲著論以剖之，而未詳也。太元中，遠公考室廬阜，授詩義于周續之，雷次宗。又與次宗講喪服傳，論詩考禮，蔚爲儒宗。旣而劉遺民、宗炳、張野之徒，不命景集，息心誓期，卓其金口木舌，法音雷震，要以忠

孝爲根本。迨乎元興蒙塵。永始僭逆。三辰五常。孤懸一綫。朕後抗詞奮筆。大書特書于五論之末簡。千載而下。樓煩之春秋。凜于秋霜。而諸賢之志義。亦與之俱白。嗚呼。忠孝。佛性也。忠臣孝子。佛種也。未有忠臣孝子不具佛性者。未有臣不忠子不孝而不斷佛種者。遠公以此爲師。諸賢以此爲資。故曰君諸人並爲如來賢弟子也。柴桑望古逢集。不忘三畏荆軻之志。康樂送心正覺。終抱子房魯連之恥。忠孝一脈如水行地中。汎流旁涌。初無異派。而俗士以聞鐘種蓮爲口實。不已愚乎。雙白居士。老困逢掖。身爲遺民。好從

三畏二字疑

靈巖遊棲。一瓶拂之下。羹藜啖葛。終已不顧。余老書生。不知佛法。竊以謂居士忠孝人也。是有佛性不斷佛種人也。委心靈嵩。不惜布髮掩泥。師弟子之間。淵源稟訓。必有不愧于先古者。余固無從而扣擊也。哀哉。今之師弟子。亦談宗亦說戒。戲鼓排場。尋薊慕羶。白衣幅巾。授記付拂之徒。眠姪譚謾。嚙尿姑獐。皆偷見市廛所不屑爲。而軒朕自喜曰。佛性如是也。禪機如是也。一切解脫。鑊湯鑪火。不煑般若也。莊生言儒以詩禮發冢。今宗家師弟子以佛法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動矣。事之何若。法界昏墨。久之。顧瞻東方。未

有精色。金椎控頤。情無畏忌。其將若何。吾溪幸居士之免于。是也。并為其師幸焉。癸卯中秋。居士六十初度。諸士友請余文稱壽。聊書此以復之。山牕柳池中。秋光如水。我宿東坡肉。君沽東林酒。相向醉飽。頽然放歌。顧問童子。向紙上殘墨云何。云已拭膿涕久矣。

甲午嘉平小序夕禁成不守龍也瑜葉志於建問到京

庚子八月十日昌平屬舍中讀復校定亥亥數字龍也瑜葉志於建問到京
已脫漫地為伴人鷹大夜先寺中街舊屬大書高揭總辦德國糧運至龍屬中國
方面去身無心所至此路野宿之不系矣 此乃卷書冊度層清道當兩度滄桑欲上
沈瀾者全銅仙人淚痕也 曾史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二終

乙列暗傳洋兵至市人在走夜聞西門外
若聲洋兵僅五六十人吾清軍三
百餘人此不取戰

棄城馬獸散洋兵日後追擊之毀二十餘人洋兵不
傷人揚長而去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三

序

黃甫及六十壽序

余嘗謂海內多故。非纖兒腐儒可倚辦。得一二雄駿奇特非常之人。則一割可了。兵興以來。求之彌切。而落落不可見。既而思之。召雲者龍。命律者呂。今吾以媮懦遲緩。蚩蚩橫目之民。而訪求天下雄駿奇特非常之人。翳雉媒而求龍友。其可幾乎。已丑之冬。逼除閉戶。黃君甫及自金陵過訪。寒風打門。雪片如掌。俄為余張燈開宴。吳下名娼狡童。有三王生。取次畢集。

當是名刺謁

清歌妙舞。移日卜夜。酒酣耳熱。銜盃憶歎。余擊壺誦
秋風豪士歌。賦四詩以紀事。余自此眼中有一人矣。
甫及自金陵歸淮安。余再過其居。疏窗砥室。左棋右
書。庭竹數竿。自汲水灌洗。有楚楚可憐之色。名謁刺
門。賓從填塞。軒車之使。彈鋏之客。游閒淪落之徒。奔
趨望走。如有期會。甫及通行為之亭舍。典衣裘。數券
齒。傾身僂力。皇皇如也。太史公稱鄭當。時置驛馬。請
謝賓客。夜以繼日。其慕長者如恐不稱。甫及庶幾似
之。客或謂余。是何足以名甫及。甫及以身許國。持符
節監軍事。磨盾草檄。傳籤束伍。所至弭盜賊。振要害。

當有脫字

風雷雨雹。攫拿發作於指掌之中。一旦束身謝事。角
巾歸里。削鋸逃影。竄跡龜裘。毳衣中。眉睫栩栩。狀不
可辨識。是何足以名甫及哉。余觀驪山老姥。三元甲
子陰符秘文。知天地翻覆。木生火尅之候。士之乘殺
機而出者。往往翕忽闕現。使人不得見其首尾。陸放
翁紀靖康城下之役。姚平仲乘青驢。走數千里。隱于
青城山。而南渡後。如張惟孝。龍可趙九齡之流。所舉
不就。安知其不遁跡仙去。如其不去。則毀車殺馬。棄
甲折箭。出入市朝。相隨鬪雞走狗間。人固不得而物
色之也。季咸有言。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之。余

何以相甫及哉。明年二月甫及六十初度之辰也。江淮之間俊人豪士從甫及游者相與烹羊擊鮮合樂置酒于時風物駘蕩草淺弓柔長淮湯湯芒碭千里覽淮陰釣游之跡詠聖予畱腹之篇殆必有踟躕迎却相顧而不舍狀者于是相與謀曰知甫及者莫如虞山蒙叟盍請一言伸寫英雄遲暮之意爲甫及侑一觴乎余自顧常人也何足以張甫及者授簡閣筆茫朕自失者久之衆君子聞而笑曰吾輩舉常人也則已果以爲非常人也則何以斂眉合喙而乞言于叟叟之善自譽也亦侈矣哉有酒如淮請遙舉大白以浮叟而後更起爲甫及壽笑語卒獲而罷

李秀東六十壽序

秀東李君遼左豪傑士也崇禎丁丑謁余于貫索之中神觀駿發視精行端灑朕心異之與之規輿圖講戰守畫沙聚米方略并朕慷慨定交以懸車束馬相期許余放還久之君亦蒙恩東歸旣而山河陵谷執手兩都追理昔夢如今威化鶴歸語時相顧潸然泣下也君故與懷順爲肺腑交合府以尚父禮之粵藩初開軍府草創經營幹辦役不告勞干戈載地創殘滿目君推廣德意奪民庶於劔鉞刀尖之下而與之

數千似當作
數千

物齋有學集卷二十三
三
項領待士大夫有恩禮官嶺表者以懷藩爲冬日君
有助焉余衰病里居數十里問遺者三族孫爲粵憲
君以余故提携補救俾得遷除以去而卒不使余知
其爲長者如此以君之器資魁傑不獲建高牙樹大
纛自致風雲而卒能託附知己借箸幕府以發攄其
蘊藉譬如神龍能函天地能如蠶蠋一鱗片甲風雨
自出其龐狀朽狀大而無當者則土龍而已矣李衛
公布衣時射獵靈山昏夜寓宿借天符行兩瓶中水
酒馬鬃才一滴而人間雨盈尺矣此與腐儒小生鑽
故紙飾竿牘窮老盡氣不能越磨驢一步者豈可同

日道哉君今年春秋六十。大哉王君。君故宗兄也。請
余文以稱壽。不知余故樂道之也。爾雅釋九府曰。東
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君所以自號秀東
也。西方如來所止在福城東。東羣方之首。亦啓明之
表。自東之南。順日月轉。隨順善分之法也。秀東東人
也。而爲德于粵東。豈非福城東向隨順福德之象乎。
東方爲木。木爲仁。爲發生。君五十舉二丈夫子。皆岐
嶷可喜。仁心爲質。應東方陽生之德。後福未有艾也。
此則老人所爲援引經義爲君介一觴者也。

矐目篇贈華徵君仲通

周室東遷後垂二百年。交侵三綱淪替。生斯世也。俛俛乎無所之。胥天下皆瞽人矣。孔子出作春秋。以相之。左目日。右日月。視爲晝。瞑爲夜。故曰聖人者。時人之目也。吾于斯世得二瞽人焉。春秋未作。得一
人焉。曰師曠。詩不云乎。蠢爾荆蠻。大邦爲讎。齊桓公以懸車束馬之餘威。憑陵方漢。膠舟之間。委諸水濱。子野一瞽工耳。驟歌南風。知楚師之不競。何其神也。管夷吾死。楚氛蔽華夏。胥天下惟師曠爲有目焉。得瞽春秋。旣作。得一人焉。曰左丘明。史不云乎。丘明失明。厥有國語。言天道。徵人事。採毫末。貶纖介。如抉目

篋

之金鏡。如照世之玉寶。左丘明聰之。孔子蓋三歎焉。孔子時人之目也。左丘明以孔子爲目者也。萬古長夜。春秋復旦。魯君子之四目。至今炯如也。焉得瞽由是推之。自春秋已後。二十餘年。暴于秦。亂于五胡。僭于

稽天吞日。萬倍荆蠻。于其中不瞽

不盲者有幾人哉。瞽者兩目眈矣。猶恐人之一目眈也。汲汲狀思厚。其膜滋其眈。又集矢以中之。胥天下拍肩取道而役已。秦始皇之于高。漸離。畏忌而矐其目。亦猶是也。雖狀。始皇矐漸離之目。自以爲無患矣。近不能矐。胡亥。趙高。李斯之目。遠不能矐。陳涉。吳廣。

劉季項羽之目。所謂千秋萬世傳之無窮者。亦終如瞽者之模象。歸于何有。則亦可爲一笑而已矣。梁谿華仲通。懷文抱質。魯君子之徒也。不幸而有喪明之疾。鉛槧筆削。尊周王魯。未嘗一息而忘春秋之志也。居環堵之室。咏歌先王之風。曳杖抱膝。聲滿戶牖。徐而聽之。泣銅盤。彈翎雀。湫乎攸乎。如師曠之驟歌。南風而有餘思也。仲通居矇瞽之世。以有目取憎。天之矇其目也。所以全仲通也。屏居內視。玄覽中區。目光如炬。庶幾半頭天眼。此人之所不能憎。而天之所不能矇者也。雖有百始皇。如仲通何。吾于師曠丘明二瞽之後。竊取仲通以配之。曰。此宇宙間三有目人也。不亦可乎。仲通今年六十。人爭引唐張文昌以城南復明爲祝。而余則誦元遺山之詩曰。無窮白日青天在。自有先生引鏡時。以爲天之所不能矇者。復明與否。非所急也。作矇目篇以貽之。

歲星解壽薛諧孟先生六十

歲星者。昆陵薛諧孟先生之自號也。客有問于余曰。諧孟爲方山先生之玄孫。玄臺先生之孫。處爲醇儒。出爲良二千石。脫屣富貴。蜚遯流俗。天下之人。望之以爲秀出天外。不可梯接。乃旁視遠引。自比於俳優。

放蕩之東方生。不已遼乎。予笑而應之曰。子不能知方朔。安知諧孟。子不見方朔之止董。偃置酒宣室。請燔甲階六符乎。子不見方朔之設客。難論非有先生乙帳。却走馬乎。子不見方朔之設客。難論非有先生好學樂道。稱勸人主乎。班固以爲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蓋庶幾能言其梗概。子之知方朔也。淺矣。諧孟之知方朔也。深矣。方朔當炎德。方興。海內全盛。依隱玩世。詭時不逢。處諧孟之時。則又難矣。掉頭拂袖。脫略儒墨。或歌或哭。亦棒亦喝。方諸方朔。亦猶夫割肉大官。射覆窶數。排場假面。於諧孟

肋最當作助

何有哉。傳稱方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游人中。以觀天下。而韓退之之詩。則曰。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訶偷入雷電室。輟較掉狂車。王母聞以笑。衛官肋呀呀。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吾不知諧孟之在今日也。其將上應福神。順指帝車。徵瑞于斯世乎。抑亦將狂掉雷車。瞻相北斗。作狡獪于人間乎。吾聞之。木神則仁。歲星于五行爲木。于五常爲仁。所在受福。犯之則凶。故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諧孟仁人也。木神之占。諧孟當之。其必不忍睥睨簸頓。百犯不科。而坐視生人之在塗炭也。天官家言。歲星自北而南。明

暮可疑或是
暮字

牛齋有學集卷二十三
歲將替。吾儕小人。得借其餘分。閏氣高眠飽食。度長時而樂餘年。惟恐斯占之不得當也。如子之云。謨聞。隅見。將不免郭舍人之呼。暮而又何覩。縷爲王子雙白。聞而笑曰。善哉。吾非瞽史。安知天道。薛先生今年六十矣。于其生辰爲壽。請郵致斯言也。以與之飲酒。
黃子羽六十壽序

余自通籍後。浮湛連蹇。強半里居。子羽負笈來相從。風晨月夕。懷鉛握槧。周旋于漁灣蟹舍之間。爲最久。比余閣訟罷歸。子羽名行卓然。應公車有道之徵。出領符竹。所至有善政。喪亂之後。解組求歸。和光銷聲。處荒江寂寞之濱。凡十餘年。而今年已六十矣。憶初識子羽時。年才踰弱冠。風神娟美。眉目如畫。汎澧湘之崇蘭。濯靈和之春柳。朗朗如玉山瑤林。秀在人外。不可梯接。今卽而視之。長眉蒜髮。面如削瓜。顴隆齒削。儼然如老禪和。凝目旋思。向日之子羽。膚神標格宛然。猶在目中。如掩故鏡。如理昔夢。茫然不可復卽矣。以子羽之英妙。俛仰爲老成人。余長于子羽十有四年。其衰殘篤老。又當何如。每一見子羽。輒自歎也。余讀佛頂經。波斯匿王白佛。自稱頽齡迫髦。髮白面皺。沉思諦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爾時匿

王之年。視子羽才過其二。余與子羽撫今視昔。匪王
一席之談。正爲吾輩寫流年圖耶。嗟乎。回也見新非
昔。梵志白首猶故。昧者沉淪乎舟壑。知人違害于睫
毛。以昔人觀河之見。喻今時交臂之跡。年往形隨。百
齡一質。不于此時識質。趨而悟遷。謝又奚待乎。余以
九歿餘生。皈向空門。貝葉香燈。誓心送老。而子羽精
練教觀。一意脩香光之業。遠公論念佛三昧。以謂思
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淵凝虛鏡。靈相湛
一。子羽恬和寡營。蓋天性近之。昔人以旅人歸人說
喻生歿。如佛言。三界旅泊。諸凡流浪生歿。宛轉六道。
皆弱喪不歸之人也。子羽令于蜀。守于瀾。銅馬西馳。
長秋東巡。弓刀擊戛。血肉枝柱。眇狀弱質。得全于狼
牙虎吻之中。斯亦天之幸民。世之所謂歸人者矣。今
也束身淨業。飛心佛圖。以樂邦聚。在此時風波鼓怒。
魚龍攪擾。視向者蜀山瀾水。劫濁初起。殆有甚焉。于
此時息心克念。淨信往生。東林西土。涌現几席。所謂
如遠遊人。明了其家所歸道路。視昔之得歸也。悲欣
交集。不尤有大焉者乎。子羽誕辰在六月。余與僧石
林隱人潘猷夫。期以高秋往賀。稱黃花晚節之觴。會
有師命。羽書旁午。未敢行也。江干海澨。赤白交馳。獨

印溪一牛鳴地。花藥分列。蘭玉茁長。禪誦蕭閒。歌詠
間作。豈非此世界中四禪地。三災所不及者耶。古人
有言。吾能違兵。子羽方高眠。緩步。亨長筵。壽豈之樂。
而余顧掉眩自屏。如子美云。垂老惡聞戰鼓悲。非通
人所與也。念四十年師弟之誼。不可不舉一觴。聊次
序其言。以發子羽一笑。并以道不能往賀之意。

孫子長徵君六十壽序

子長年十五。入學鼓篋。老師宿儒。閣筆避坐。二十爲
大師都講。握衣升堂。貴介胄子。踧踖夏楚。久次場屋。
膺貢大廷。擢上第。選擇爲李官。爲宋遺民。引退田里。
教授諸生。戶屨日滿。盟壇擣石。經誦流聞。有叔氏之
遺風焉。其爲人。珪璋特達。訾笑不苟。顧不爲崖岸嶄
絕之行。兔園之師。驅身之子。促膝引手。人人得至其
前。長歌疊韻。卽事口占。駢花綴葉。流傳詞苑。臨文命
筆。退狀不勝。遇榦林小生。未嘗不執翰請益也。今年
六十矣。而猶有嬰兒之色。老子言。去子之驕氣。與態
色。太史贊留侯。狀貌如婦人。好女。余謂子長。庶幾似
之。而人何足以知子長哉。今人生辰上壽。皆相與酌
酒相賀。要亦不能無流年逝川。冉冉將至之感。則余
請爲子長解之。十年以來。里中故人。朋好。長於我者。

已盡少于我者。職次老矣。殘軀老骨。獨余一人在。士友之及門者。生歿升沉。奄忽萬變。安居樂道。燕處超然。如子長者。殆亦無兩人也。夫以十年之近。鄉黨故舊之衆。晨星落落。僅此兩人。不可不謂之少也。當驟雨沈灰。夜壑負趨之後。此兩人者。如光音天人。遺種劫後。亦不可不謂之多也。世人所艷慕。稱大年者。莫如吾家彭祖。自斟雉饗堯之年。以迄殷末。妻子喪沒。不可稱數。何況于耆年父老。不得已而吞雲母。御采如聊。以慰長年。而伴子遺。亦事之無可奈何者。假令彭祖而在。及見吾與子長。晚晚因依。阡陌依朕。函丈不遠。追省八百年間。迢朕孤獨。安知其不徬徨歎美乎。朝菌之知。不出晦朔。趙簡子之悲。雀蛉也。齊景公之樂。爽鳩也。其致美于彭祖一也。自通人觀之。彭祖亦猶夫人也。我美彭祖。彭祖亦美我。交相美也。顧欲惘惘。朕捨我而羨彼。不已愚乎。以是言爲子長壽。其可乎。子長曰。善哉。自今以往。願以餘年假日。相從於碧梧紅豆之間。佳辰良夜。劇談引滿。酒後耳熱。援夫子今日之語。更起上壽。大笑繫腰。觀井之老人。不得見吾輩今日也。其樂爲何如。

楊鳳閣壽宴序

鳳閣先生者。關中之碩儒也。才名蔚起。少以經術魁其鄉。筮仕青州。廉辨肅給。凜狀四知。家風遭逢世變。投劾歸里。累徵不起。更十年所。春秋屆七十矣。先生之猶子司理公。承辟呬之訓。鏃礪括狝服官於吳。接武媿德。吳都人士。頌理公之風義。咸致語爲先生壽。所謂先河而後海也。諸爲先生壽者。論次其生平。有似其家子雲。其有而似之者三。其不似者則一。子雲好古學道。默而好澁。沉之愚學。戒鞶帶。文鄙篆刻。先生之博雅似之。清淨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先生之介獨似之。當成哀平間。三世不徙官。恬于勢利。有以自守。先王之靜退似之。漢鼎乍移。耆老失次。子雲不免倉皇投閣。先生於斯時也。拂衣環堵。退而咏先王之風。法言所稱。蜀莊鄭子真。沉冥不訕。隨和何以加者。良無媿焉。此則子雲之不似先生。非先生之不能似子雲也。都人士以斯言獻于理公。先生聞之。蹙狀不敢當。理公退而問于余。余曰。先生有道。退讓君子也。昔謂子雲老不曉事。過而陵之乎。余嘗習乎秦之故矣。請與先生爲讖。記言上帝悅穆公之饗。帝有醉焉。錫以金策。帝有醉乎。其醉也。有醒時乎。韓非子言昭王鈞梯華

過而陵之乎
五字或有誤

山采松柏心為箭。曰與天神博于此。天有博乎。其博也。勝負孰決乎。張衡言巨靈鼉^頂。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巨靈之掌。今猶存乎。河水至今不曲行乎。請言之。以讖天地酒海也。謂天夢夢。上帝之醉。亘古今醒未解也。軋坤博場也。日居月諸。天神之博。亘古今進未償也。山河國土指掌也。高岑深谷。巨靈之劈蹠。亘古今手足未^愁也。先生有道君子也。望古遙集。超朕蜚遁。瞪目以觀帝醉。堅坐以縱天博。袖手以憇靈列之劈蹠。于是乎列長筵。酌春酒。燕喜公堂。停杯一笑。用是介壽。不亦可乎。無已。又徵楊之故。無論子雲。卽關

列字誤或是神

西伯起生悲夕陽。歿致大身。抑亦勞人草草天民之惶遽者耳。先生寧以此易彼哉。理公曰。善哉。夫子之言。楊子故與秦之故備矣。請以薦于吾父。侑百年之觴。

張子石六十壽序

余取友于嘉定。先後輩流。約略有三。初為舉子。與徐女廉。鄭閑。孟掉鞅于詞科。而長蘅同舉鄉榜。鏃鏘文行。以古人相期許。此一輩也。因長蘅得交婁丈子柔。唐丈叔達。程兄孟陽。師資學問。儼狀典型。而孟陽遂與余耦。畊結隱。衰晚因依。此又一輩也。侯氏二瞻。黃

子蘊生張子子石暨長蘅家僧筏緇仲皆以通家末契事余於師友之間子石遊閩余寓書曹能始請爲先太夫人傳子石攝齊升堂肅拜而後奉書能始淡歎之以爲得古人弟子事師之禮此又一輩也歲月逾邁乾坤改遷諸老墓木拱矣少壯者多歿兵間其存者子石年已六十緇仲又過其三向者山東之英妙雒陽之才子皆已皤狀宿素而余以踰七老人蹒跚視息昌黎有言人欲不歿而久居此世者何也子石六十初度謁余而請曰鴻磐之子誼思能奉雉而從我矣願乞一言以壽其父夫子倘有意乎余惟吳中人士輕心務華文質無所根柢嘉定之遺老宿儒傳習國初王常宗近代歸熙甫之舊學懷文抱質彬彬可觀子石爲制科之文援據經史方軌橫鶩則女廉閑孟之儔伍也道古昔談經濟高冠衰衣絕出流俗則子柔叔達之典則也古詩今體步驟唐宋八分楷書規撫晉唐則孟陽長蘅之風流也以文弱書生伏闕上書爭窮邑三百年漕折之規不可不謂之仁以創殘餘息卹二瞻諸君覆巢完卵之後不可不謂之義斯二者有一于此已可自附于壹行奇節卓狀爲斯世之古人矣而况于文質兼茂如前所稱述者

保字疑亦當
作係

乎。嗟乎。天之生賢才也。固不欲使之虛生浮繫。無所
關於斯世也。不幸而值陽九百六。晦冥薄蝕之期。而
其所關於斯世者有異。有以一身百口血肉塗炭而
保之者。文履善陸君實之徒也。有以寸管尺幅筆舌
嘯歌而係之者。謝臯羽龔聖予之徒也。士君子之處
亂世也。其身彌隱。其名彌晦。其係于斯世彌重。世有
臯羽聖予其人。誠令與履善君實比志而絜功。其爲
斯世之砥柱則一也。子石之在今日。才益老。志益堅。
名行日益脩。世皆目爲完人。而天若留爲碩果。其六
十始壽。康強逢吉。亦始不無所係于斯世。而生辰爲
壽之文。舉不及焉。則世益未有知之者也。卽知之而
亦有不欲道之者也。余旣已知之矣。知之而不欲道
之者。非余之志也。故因子石之請。而率其意以告焉。
昔宋南渡。陸放翁生長兵間。年九十餘。有詩萬首。子
石之詩。得放翁作法。餘生晚景。良可師法。請以放翁
爲子石祝焉。其可乎。子石虛和閒退。弱不勝衣。當不
如放翁身老東中。不免巢車望塵之感。此則余雖知
之。亦不欲道之矣。子石且滿引一觴。并以酌我。

雲間沈長公七十序

余屏居江邨。雲間沈生份。握衣來謁。請爲尊甫堯天

長公七十稱壽之文。余聞陶九成著輟耕錄諸書。摘葉爲紙。貯破甕埋樹下。十載而後出之。歎其高風流韻。二百年無繼之者。及讀草莽私乘。則知其頭白汗青。志在經世。卒以窮老無成。而今世所傳者。其瑣言碎事而已。沈長公少爲碩儒。不得志于鎖院。年四十罷去。經明行修。老爲遺民。蒔花種菊。一區送老。長吟短咏。託寄西臺東籬之間。蓋其生平志節。約略與九成相似。其悠朕抱膝。感慨于輟耕埋甕之餘。亦有如九成之窮老未就者。則長公固自知之。而未可以告人也。今謂二百年來。雲間無復有九成。豈知言者哉。余觀暴秦燔書之後。伏生能闇記尚書古文。迨漢文帝時。年九十。文帝乃命晁錯往受其書。今長公以尚書專門名家。遭逢喪亂。秦火焚如。獨抱遺經。發皇訓故。教授其鄉人子弟。亦今世之伏生也。後有孝文者。出行將安車蒲輪。迎致石渠虎觀。問親操几杖。執簡而興。豈但使文學掌故往授而已。史稱伏生年老齒漏。使其女子傳授句讀。長公年才七十。篝燈讀書。看夾注細字。如精強少年。諸子皆握鉛懷槧。世其家學。更二十年爲伏生授書時。魯壁之金絲殷狀。漢代之珠囊重理。不知後之傳儒林者。俛仰歎美。又當如何。

此叟字是當
作至

也。昔者杜元凱疑汲郡紀年。大與尚書敘說乖異。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有昏忘。余雖老耄。尚思躬執研削。以附長公之後。塵安敢如元凱以老叟昏忘抵齒乎。伏生哉。姑次其言。以詒份俾。爲長公進一觴。博其解頤一笑。而且以有埃焉。

蔚村溫如陳翁八十壽序

蔚村溫如陳翁。孝廉確菴子之父也。今年陽月春秋八十。確菴子之門人。族孫峻。毛子褒。表徵予文。以爲壽。蔚村去吾江村百里而近。確菴子辱與余游。知翁爲詳。翁經明行脩。規重矩疊。鄉邦之士。推爲先生長者。讀書纘言。發聞於子。遭逢世變。不赴公車。翁意安之。曰。吾道故如是也。蔚村荒寒寂寞。蓬蒿不翦。翁誅茅卜居。以是爲尸鄉畏壘。而確菴子門人日進。尸履恒滿。人又將以爲汾亭江門。少爲童子師。佔俾夏楚。老而不劬。閒中酒慵起。則使其侍女隔荻簾傳教。句讀音切。犁狀若自口出。以鄭家之婢。當伏生之女。意欣狀自得也。初度之辰。家列長筵。里推祭酒。盥洗相接。觴咏閒作。蓋庶幾猶有東榮西序。笙歌告備之遺風。余以老顛狂易之人。支離攘臂其間。能無趨趨而前却乎。狀竊有以爲翁壽者。翁豪于詩酒。飲酒盡三

四石蘸酒汁寫詩。搖筆輒千百言。余近得釀酒法。採花波藥。介脩羅釀酒。與仙家燭夜之閒。勝餘杭姥油。囊酒異甚。余飲不能半升。又不喜作詩。請提壺挈榼。引滿相屬。為翁滌詩腸。而薰仙骨也。不亦可乎。江鄉一衣帶水。潮汐拒門。月夕花朝。菰烟蘆雪。漁燈午夜。村歌夕春。扁舟過從。相與賦新詩。醉仙酒。豈必生辰為初度。祝延為壽觴哉。金陵有三老人。與余同壬午。而月差長。每集會。余次居第四。輒佔沾沾自喜。今翁于余一年以長。舒雁行列。余則瞠乎後矣。樂天詩云。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自今願肩隨事翁。顧影婆娑。以驕於兒女。敢介確菴子以請。翁其許我乎。

吾宗篇壽族姪虎文八十

余讀少陵詩。至吾宗老孫子之章。輒為喟然太息。蓋其衰白遭亂。流落劍外。兄弟分離。形容老病。故家遺俗之思。猶寄於倉曹之一老。其志有足悲者。余之遭亂。劇于少陵。其衰老又過之。屏跡荒村。邈狀如蠶叢。萬里之外。自分為怪民異物。唯恐宗人子弟課而扶我。族子虎文。今年八十。肅拜而乞稱壽之詞。余驚而喜曰。斯其少陵之老孫子乎。其過而問我。則莊生所

謂足音蹙狀見似人而喜者也。虎文少負才華讀書
纘言游于繆文貞之門稱上等弟子以家累罷去食
貧力耕長爲農夫秉鋤荷篠行吟坐嘍未嘗一日廢
書正色直詞表正閭左宗有欺余失勢含沙相射者
奮臂批格而不使余知也余少壯時先宮保公命事
友宗人之賢者毀家檀施號肉身菩薩爲從祖存虛
翁博聞飲酒善談笑爲鹿野初平二丈人工聲律善
薈蕞爲簡栖先生寡兀負氣識古文奇字爲純中秀
才至于富而保家貧而農力者指不可勝數其簪筆
善訟膏脣拭舌圯族敗羣者不過一二人而已矣自

問疑當作向

今視之問之先生長者超狀如上皇之民不可以復
作所謂一二人者使其生于今世又將援之爲好鳥
畜之爲仁獸不復以爲窮奇禱杌屏而斥之也少陵
曰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今日非虎文而誰嗟夫
芝有田蘭有畹桂有林荆棘蕭稂莫得而蕪穢焉此
得全于天者也牛頭梅檀產于末利山中與伊蘭叢
生不殊其香之逆風而聞者岌岌乎難之矣人知虎
文之得全于斯世者爲難不知其得全于吾宗者爲
尤難也滄桑迭改行陌如故日候雞犬歷占晴雨非
所謂耕鑿安時命乎箬笠作帽襪襖代毳短髮蒙頭

芒鞋露肘。非所謂衣冠與世同乎。夙夜作息。卜歲祈年。官長田峻。君師田祖。非所謂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乎。吾老矣。焚棄筆研。誓不復爲古文詞。爲大書少陵詩。章箋句解。使其子孫曼聲高歌。以勸介壽之觴。其必拊手應和。歡狀而一醉也。已。虎文貽余書曰。昔楊子雲法言。富人以百金請載名。弗許。叔父若不吝一言。某雖貧。賢于成都富人遠矣。客見之以告余。曰。兔園先生。能雜誦法言。知楊雄爲子雲。少陵詩曰。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豈不亦信而有徵乎。余莞爾笑曰。有是哉。并書之以爲序。

毛子晉六十壽序

余誦古人詩。至魏武帝短歌行。及韓退之南溪詩。未嘗不徬徨追歎也。夫以魏武之雄姿。經營八極。一不得志于江東。則有老驥暮年之感。而其詩曰。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退之之文章。亦一世之雄也。及歸老城南。庄則賦詩曰。不惟兒童輩。亦有杖白頭。饌我籠中瓜。勸我此淹留。願爲同社人。雞豚燕春秋。此二公者。其才力志氣。橫駕側出。可以無所不之。及其才騁而旋。志放而返。則退而思息。機摧撞。謀田園鄉社之樂。勞歌而役。夢千載而下。猶有餘

情也。余少有四方之志。老而無成。海內知交。彫謝道盡。及門之士。晨星相望。亦有棄我如遺跡者。唯毛子子晉契濶相存。不以老髦舍我。而子晉年已六十矣。憶子晉摳衣升堂。年方英妙。今已歸。狀爲鄉老。余西垂之歲。塊狀獨處。其與子晉過從。眎古之度阡陌而燕雞豚者。則有間矣。于其生辰爲壽。諷詠曹韓之詩。其亦不能無慨狀也。子晉有三才子。撰書幣過。余謀所以壽其親者。余觀介壽之辭。備矣。頌其文。則游夏。頌其行。則曾史。頌其藏書。則酉陽羽陵。頌其撰述。則珠林玉海。余雖善頌。何以加此。而余之所聞於內典者。五天聲明之論。六歲至十五歲。童子習學。闡誦比於神州上經。孔父三絕。婆羅門四圍陀論。此方之五車四部。未足闕其緒餘也。彼其淺淺者。而猶若是。而况其深澁者乎。日吾友蕭伯玉范質公議藏大藏方冊。子晉誓願荷擔。續佛慧命。皮紙骨筆。不遑恤也。余晚探教海。思以螢光燭火。照四含而鏡三宗。子晉獨踴躍印讚。以爲希有。狀則子晉之志願。固在乎威音已後。月光已前。世所謂名人魁士。登汲古之閣。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繇子晉觀之。不啻河中之一沙。手中之一葉。宜其脩狀視下。欲狀而不自有也。

余嘗觀魏武遺令。爲陸士衡之憤懣歎弔者矣。又觀張籍敘退之養病詩。所謂又出二女子。合彈琵琶。箏者矣。英雄之伯心。文人之習氣。俛仰耗磨。留連晼晚。回環思之。又有不勝其歎惋者。今吾與子晉委心法門。一鐙迢然。懸鏡相對。以多生文字結習。迴向般若。餘季末光。與斯人孰多。斯可以爲子晉壽也矣。進余六十初度。謝客湖南。子晉爲設南岳應真像。清齋法筵。頌讚竟日。今將借一二名僧遺民。往修故事。恐子晉之或避匿也。告夫三子。俾曙戒以待我。而先之以斯文。以道余所以往賀之意。

卷二十三終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

序

杜大將軍七十壽序

上章攝提格之歲。前太傅元侯大將軍^發武杜公春秋七十。竊月廿二日。爲懸弧之日。其猶子總戎弘埒。弘塲^場及諸孫十二人。謀相與羅長筵。考鐘鼓。橫金拖玉。稱百年之觴。公方損食降服。獨居淡念。湫乎其有墨也。恤恤乎如有所失也。則相與屏^榮躑^踏前却。而未敢進。裁書布幣。走使數百里。以稱壽之詞。請于余。余惟公歷事五朝。專制九鎮。西鑿河套。南蕩渝州。大

小數十百戰。功勞在疆場。勲伐在廟社。迨乎國論參。差用舍錯互。懸車束馬。引身斂手。以坐視夫海宇之糜爛。鐘簴之遷移。而公亦已老矣。記曰。七十曰耆。人生七十。則世故飽更。齒髮危禿。志意衰落。家人婦子。親知故舊。爲之息其勞。閔其耄。而祝延其未艾也。于是乎有稱壽之舉。豈非流俗之人。所謂吉祥善事者哉。而至于公。則不狀。公于今日。固未可以稱老。亦未足以稱壽也。古之稱壽者。必取喻于山岳。于松柏。山岳之峙也。至于配天。人有數山岳之年。而祝延之者乎。松柏之青青。貫四時。歷千載。人又有數松柏之年

而祝延之者乎。天祚斯世。必慙遺老成人。以搯危柱。傾曰壽耆。曰元老。曰詢茲黃髮。斯人也。天地之心也。光岳之氣也。渾淪磅礴。含陰吐陽。非猶夫含齒戴髮。橫目四足之倫。以血氣爲盛衰。以年齒爲老壯者也。漢之名將。少無如霍去病。老無如趙翁孫。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出塞。士卒饑乏。而重車棄梁肉。驃騎尚穿域蹋鞠。翁孫討西羌時。年七十六矣。建置久長之策。曰老臣不惜以餘命爲陛下。明言利害。何其料敵制勝。詳複而周至也。驃騎果勇壯往。一旦絕大幕。徙王庭。而其精華果銳之氣。單且折矣。營平老成持

驃騎上疑有脫句未及脫

重。馴至于誅先零。屯浩亶。而老謀壯事。爲漢家計萬世者。不但已也。史譏去病。會有天幸。而功名與其年俱盡。楊雄頌管平。中興作武。而功名亦與其年俱永。古稱山西出將。信乎。頻陽古邽。皆老將也。智老則深。謀老則壯。材老則堅。天之以老壽畀斯人也。而豈徒哉。牧野之役。太公望年九十。秉旄仗鉞。未嘗告老。大雅之什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當此之時。師尚父尚桓桓如虎。如熊。如鷹之。飛揚逆擊。下平蕪而血毛羽也。有人焉。操壺觴酌旨酒。爲之息其勞。閱其髦。又從而頌禱焉。此與夫仰川岳撫松柏酌酒祝延者何異。有不燦然大笑。噓其狂易者乎。周則師尚父。漢則管平。唐則汾陽。以七十餘應回紇大人之占。天祚斯世。而慙遺老成人。斯固上天之勞人。斯世之碩果也。亦猶夫流俗之人。七十告老。古稀稱壽。嬉游徵逐。飲食燕樂。衍衍然熙熙然。視日蔭而歛歎。撫桑榆而太息。是豈天所以慙遺_發武之意。而亦豈斯世之所以仰望_發武者乎。今日之超然燕處。停觴却賀。湫湫乎。恤恤乎。有不能舍_發者。斯所以爲_發武已矣。余于_發武。異姓昆弟也。衰老不能趨賀。誦秦風蒹葭無衣之詩。穆然遠懷。將遣稚子執榼承

飲以往而敘次斯言以先之。歿武讀而笑曰。是翁明年亦七十。自不伏老。乃欲以我爲前驅乎。雖狀何其言之壯也。傳救猶子孫子。敬爲翁舉一觴矣。

錫山趙太史六十序

余讀唐韓柳二子之論天。深惟其所謂元氣陰陽者。以通于古今人才治亂之故。而推廣其說。以謂人身之所恃者。元氣也。國家之所恃者。人才也。韓子謂果。蘇飲食既壞。虫生之。國家之爲果窳也。亦大矣。婦寺爲其附贅。奸佞爲其痿痺。邊陲盜賊爲其癰瘍。倖倖衝衝。攻殘敗橈。未有止息。獨特一二賢人君子。枝其

食齧。去其攻穴。於是元氣陰陽。不至於日薄歲削。而國家用以長久。是故國家之興。必曰王國克生。其亡也。必曰邦家殄瘁。古今覘國者。未有以易此者也。余壯而登朝。所師友多海內大人長德。二十年來。摧殘剝落。相繼漸盡。而神州遂有陸沈之禍。晚得交錫山趙太史。先皇帝于甲科射策後。召見清間。拔置翰苑者也。太史強學束脩。道明德立。布衣蔬食。卓朕以古人自命。而賢士大夫。望其羽儀。以爲此邦今之魯衛。忠定忠憲之後。猶有人焉。攷人才于今日。斯可爲慶幸已矣。太史近方擔簦席帽。詣闕里謁林廟。訪問俎

豆禮器。歸而修端門告成之業。其所以長養元氣。陰陽而去其攻穴。固有大于吾之所云者。余幸得託末契。有朱陳之好。將乘小艇。持村醪。以介皇覽之觴。遙望梁谿錫山。有光熊熊。有氣洋洋。元氣鬱盤。在江鄉百里間。不自知其掉頭雀躍。喜而欲有告也。柳子有言。天地大果窳也。陰陽大艸木也。烏置存亡得喪于其中。太史誦斯言也。舉大白以浮我。余無所辭于監史矣。

趙景之宮允六十壽序

萬曆五年丁丑。吾鄉趙文毅公在史局。抗論江陵奪情。拜杖譴歸。直聲震天下。迨崇禎丁丑。文毅之孫景之。宮允。初登上第。復抗論武陵奪情。禁林諫紙。前輝後光。先後六十年。照耀史冊。景之未幾召用。公望蔚狀。遭時顛頽。迴翔田里。又十有四年。而春秋已六十矣。余見時。受先宮保負劍之訓。曰。孺子如有聞也。必以趙先生爲師。少從景之尊人敘州昆仲游。服習其餘風緒言。壯而出耀州王文肅之門。其事文毅尤先河也。余于趙氏祖子孫三世矣。州里之間。樂公之社。翟公之門。苑枯盈虛。响濕濡沫。未嘗不相共也。朝堂之上。甘陵之部黨。端禮之碑刻。聲氣應求。壇墀屹立。

未嘗不相遠也。當景之抗疏時。余甫出請室。飲章蜚語。道路洶湧。未嘗不奮臂搥腕。助其角芒也。今日者。陵谷貿易。井邑遷改。景之已蒼顏素首。爲時典刑。爲國遺老。余則歸老空門。枵腹爲陳人長物矣。顧欲執筆伸紙。強顏爲稱壽之文。不已傷乎。雖朕古之君子。懷賢而念舊者。雖老且退廢。不但已也。游九京者。或流連於隨會。見虎賁者。或流涕於中郎。而况于文毅之孫乎。况于文毅之孫繩其祖武者乎。吾竊有聞于表記矣。國風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余雖髦老。庸敢不勉。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微景之其誰與歸。火膏則光。土膏則發。時雨將降。山川出雲。文毅之詒景之也。其爲豐芑也遠矣。勿謂久隱。畏約無窮時也。景之之生辰。在孟冬十月。是月也。日在北陸。占者嫌於無陽。陽氣伏而孳生。動於黃泉之下。以養萬物。故又謂之陽月。所謂日月陽止者也。余與景之舊官太史。以眡災祥。書雲物爲職事。于其生辰爲壽。作爲陽月之詩。以附于疇人。瞽史歌風吹管之末。其亦可以有辭于巫祝矣乎。歌曰。斗柄北指兮。雉入虹藏。律中應鐘兮。羽音則長。皇覽揆予兮。七星煌煌。祈年飲蒸兮。息

未嘗不相遠也。當景之抗疏時。余甫出請室。飲章蜚語。道路洶湧。未嘗不奮臂搥腕。助其角芒也。今日者。陵谷貿易。井邑遷改。景之已蒼顏素首。爲時典刑。爲國遺老。余則歸老空門。枵腹爲陳人長物矣。顧欲執筆伸紙。強顏爲稱壽之文。不已傷乎。雖朕古之君子。懷賢而念舊者。雖老且退廢。不但已也。游九京者。或流連於隨會。見虎賁者。或流涕於中郎。而况于文毅之孫乎。况于文毅之孫。繩其祖武者乎。吾竊有聞于表記矣。國風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余雖髦老。庸敢不勉。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微景之其誰與歸。火膏則光。土膏則發。時雨將降。山川出雲。文毅之詒景之也。其爲豐芑也遠矣。勿謂久隱。畏約無窮時也。景之之生辰。在孟冬十月。是月也。日在北陸。占者嫌於無陽。陽氣伏而孳生。動於黃泉之下。以養萬物。故又謂之陽月。所謂日月陽止者也。余與景之舊官太史。以眚災祥書雲物爲職事。于其生辰爲壽。作爲陽月之詩。以附于疇人瞽史。歌風吹管之末。其亦可以有辭于巫祝矣乎。歌曰。斗柄北指兮。雉入虹藏。律中應鐘兮。羽音則長。皇覽揆予兮。七星煌煌。祈年飲蒸兮。息

慢 纒疑當作

續 續疑當作

勞築塲酌我春酒兮。吉月之陽迎彼小春兮。欣欣樂
 康。載歌曰。藏身有楮兮。吹律匪堂。砥室三重兮。塗蒙
 周詳。羅穀爰覆兮。緹縵用張。朔風迴颺兮。葭灰不揚。
 樽酒簋貳兮。及此月良。飲食燕樂兮。其又何傷。三歌
 曰。灰重而輕兮。衡頽而昂。七日來復兮。天心孔明。舊
 史書雲兮。龍雉告祥。景至灰除兮。木雨金霜。晨雞喔
 喔兮。旭日蒼蒼。三歌卒爵兮。壽豈無疆。三闕以授從
 子孫保。俾為其婦翁致三祝之辭。而書其副于簡牘
 以告野史。

韓古洲太守八十壽序

第疑有誤

歲在旃蒙協洽。雷州太守古洲韓兄。春秋八十七。余曰
 是吾年家長兄也。是吾吳之佳公子良二千石國之
 老成人也。是閱覽博物之君子海內收藏賞鑒專門
 名家也。盍往為壽乎。客曰。稱壽何以致詞。余曰。吾讀
 太史公書記李少君事。竊喜其有似于兄。第少君見
 武帝。識古銅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按其刻果狀。
 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今兄博古強記。鐘鼎之款
 識。書畫之譜錄。下上數千年。勾稽挾摛。若數甲乙。若
 倒囊庋。何止如少君。但知數百歲事。少君在武安侯
 坐中。言九十餘老人。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見時。

慢疑當作

續疑當作

勞築塲酌我春酒兮。吉月之陽迎彼小春兮。欣欣樂
 康。載歌曰。藏身有楮兮。吹律匪堂。砥室三重兮。塗蒙
 周詳。羅穀爰覆兮。緹縵用張。朔風迴颺兮。葭灰不揚。
 樽酒簋貳兮。及此月良。飲食燕樂兮。其又何傷。三歌
 曰。灰重而輕兮。衡類而昂。七日來復兮。天心孔明。舊
 史書雲兮。龍旒告祥。景至灰除兮。木雨金霜。晨雞喔
 喔兮。旭日蒼蒼。三歌卒爵兮。壽豈無疆。三闕以授從
 子孫保。俾為其婦翁致三祝之辭。而書其副于簡牘
 以告野史。

韓古洲太守八十壽序

歲在旃蒙協洽。雷州太守古洲韓兄。春秋八十七。余曰。
 是吾年家長兄也。是吾吳之佳公子良二千石國之
 老成人也。是閱覽博物之君子。海內收藏賞鑒專門
 名家也。盍往為壽乎。客曰。稱壽何以致詞。余曰。吾讀

第疑有誤

太史公書記李少君事。竊喜其有似于兄。第少君見
 武帝。識古銅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按其刻果狀
 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今兄博古強記。鐘鼎之款
 識。書畫之譜錄。下上數千年。勾稽抉擿。若數甲乙。若
 倒囊庋。何止如少君。但知數百歲事。少君在武安侯
 坐中。言九十餘老人。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

從大父識其處。一座盡驚。今吳中頌白之老襟裾之士。間從兄游。從容燕語。輒娓娓言其大父少年時游冶若何。動止警咳若何。客移日忘去。有悽惋泣下者。少君言老人大父游射處。亦何足異也。今一旦號于衆曰。吾兄數百歲人也。彼必不信。試反詰之。吾兄非數百歲人也。何以知柏寢之器如少君。何以知老人大父游射處如少君。彼又將啞朕無以應也。安知兄之八十。非卽少君之數百歲耶。少君之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兄不將旦暮遇之耶。吾故願以此爲兄壽。客曰。朕則少君與韓若是班乎。余曰。器有古。人亦有古。是二古者。皆有真廣焉。少君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人不知其何時人。少君人之廣者也。若兄之爲佳公子。爲良二千石。爲老成人。誰不耳而目之。則人之真古者。莫兄若也。以古器喻之。少君廣古也。以鼎彝中上之鏡藥也。以書畫吳門之臨榻也。吾兄則周官之宗彝宣和之秘藏也。少君之自謂七十則廣。兄之行年八十則真。少君使物却老。以數百歲銜人則廣。兄則康強壽考。以數百歲度世則真。夫如是。安得以少君擬兄。且夫十年以來。文武衣冠。故家遺俗。茫狀不可省識矣。公卿之子弟。豐鎬之遺。

真古三字疑
當作真今為
長

物亦有學集卷二十四
民如兄者有幾人乎。兄之在斯世也。猶弘璧琬琰之
在西序也。猶天球河圖之在東序也。猶山壘著尊犧
象之在明堂也。皇天之所闕惜。邦家之所愍遺。人見
為祥。史書為瑞。由此言之。兄今真數百歲人矣。不若
絳縣之老人。可以二首六身。推定其甲子也。吾所謂
真古者。信也。客曰。公學佛之徒也。考古于內典。有進
于此者乎。余曰。狀有之。無價寶衣。飲光截為僧伽釵
者。衣之古也。紺青石鉢。四天王所奉者。鉢之古也。拍
雷孫佛所付金澡鉢。香鑪七寶印。器什之古也。星宿
劫前黃金修多羅。白玉為牒。及迦葉佛時銀紙金書。

此土鍾張王衛。未足比者。篆隸之古也。剝剝塵塵。此
古不壞。迄于今。猶有守條衣于雞足。以侍慈氏者。區
區數千百年之古。何足為吾兄道乎。客曰。古矣哉。以
天竺古先生之古。方斯世之好古者。斯莫可尚也。已
吳封君七十序

歲在癸巳。太倉封宮相約菴吳先生。春秋七十四。方
士大夫與宮相游。及出其門下者。爭援筆為介壽之
詞。其大指謂先生南國名儒。昔為封君。今為遺老。望
古遙集。咏南山而書甲子。約略與晉之淵明相似。有
優先生于淵明者。曰。先生少不競進。長而善息。視淵

長
真合三字是
當作真全為

民如兄者有幾人乎。兄之在斯世也。猶弘璧琬琰之
在西序也。猶天球河圖之在東序也。猶山壘著尊犧
象之在明堂也。皇天之所闕惜。邦家之所愍遺。人見
為祥。史書為瑞。由此言之。兄今真數百歲人矣。不若
絳縣之老人。可以二首六身。推定其甲子也。吾所謂
真古者。信也。客曰。公學佛之徒也。考古于內典。有進
于此者乎。余曰。狀有之。無價寶衣。飲光截為僧伽黎
者。衣之古也。紺青石鉢。四天王所奉者。鉢之古也。拍
雷孫佛所付金澡餅香鑪七寶印。器什之古也。星宿
劫前黃金修多羅。白玉為牒。及迦葉佛時銀紙金書。

此土鍾張王衛未足比者。篆隸之古也。剝剝塵塵。此
古不壞。迄于今猶有守條衣于雞足。以侍慈氏者。區
區數千百年之古。何足為吾兄道乎。客曰。古矣哉。以
天竺古先生之古。方斯世之好古者。斯莫可尚也。已。

吳封君七十序

方字是

歲在癸巳。太倉封宮相約菴吳先生。春秋七十四。方
士大夫與宮相游。及出其門下者。爭援筆為介壽之
詞。其大指謂先生南國名儒。昔為封君。今為遺老。望
古遙集。咏南山而書甲子。約略與晉之淵明相似。有
優先生于淵明者。曰。先生少不競進。長而善息。視淵

明束帶折腰。不亦彼勞而此逸乎。先生晚食當肉。徐步當車。視淵明饑^臨叩門。不亦彼困而此亨乎。淵明雖曠。亦非不念其子者。顧其詩曰。雖有五男兒。不好紙與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使淵明而有子如先生也。羣輔之錄。孝經之贊。于其身親見之。何必慨慕古人。而頽然顧景之時。又寧有兒女梨栗之嗟乎。有人曰。是固狀矣。狀杜少陵之譏淵明。以謂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亦未知為淵明者。推淵明之志。惟恐其子之不得蓬髮歷齒。沉冥沒世。故其詩以責子為詞。蓋喜之也。亦幸之也。今先生有子。在日月之際。

陵谷既遷。斗杓彌著。徵書在門。鋒車造駕。夫安知淵明之喜。非先生之所憂。而淵明之幸。非先生之所戚乎。虞之人士。以其言告于余。余乃言曰。子徒以淵明之身世。比擬先生。亦知先生之避世。固有大焉者乎。夫國土之有淨有穢也。人生之厭穢而懷淨也。自有此世界以來。未之有改也。亂穢而治淨。暴穢而仁淨。殺穢而生淨。穢而華淨。閏穢而正淨。軒左之所戰。唐虞之所禪。巢由之所讓。盡此矣。迨乎迦文之教。被于震旦。狀後知娑婆世界五濁惡世為穢土。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極樂世界為淨土。此土眾生。厭穢

左字疑或是
重尤之矣

懷淨淨信修持得生彼國見佛聞法永離入苦三毒
五濁惡道此所謂避世之大者也東晉之末遠公唱
念佛三昧修淨土之業結社於廬山劉遺民周續之
諸賢褰裳而相從者皆與淵明同志恥屈異代之人
也嗟夫金陵六代代促時薄栖山隱谷遺榮而捨祿
者避世之小者也三界五濁蹠虺雜居息心克念正
定而往生者避世之大者也樂天委命形神懸解許
飲則籃輿而來聞鐘則攢眉而返無心而出倦飛而
還于束帶折腰何存笑傲非樂乞食非苦于饑驅叩
門何有愍念衆生彼亦人子于五男兒何有惟心淨
主來去自如惟遠公能證明之耳吾謂淵明避世之
大者如此先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禪精研教典不舍
晝夜自今以往世壽益富梵行益修指婁水爲潯陽
卽家園爲廬阜飲柴桑之酒一觴獨進鼓少文之琴
衆山皆響晏坐經行不出戶庭而東林西土涌現目
前此方世界穢惡充滿如海中之一漚如手中之一
葉俛而觀之又何足滿其一笑哉六月吉日爲先生
初度之辰敬敘次其言因宮相以獻於先生使斯世
之人談避世法者無刺促于此土而以往生西方爲
大師則自余之壽先生始

王奉嘗烟客七十壽序

余庚戌二座主。皆出太原文肅公之門。次世誼。二公于辰玉先生輩行。而余于煙客奉嘗。則兄弟也。奉嘗又命二子執經余門。蓋余與王氏交四世矣。辛丑歲。奉嘗年七十。門人歸子玄恭周子孝逸輩。請余為祝嘏之文。余老耄。厭生却賀。嘖嘖未敢應。狀王氏之為壽。非尋常燕饗而已。君子于是藏國成焉。占天咫焉。又用以頌豐芑歌燕喜焉。不可以莫之識也。文肅事神宗皇帝。當盛明日中。君臣大有為之日。苑枯之集。孽于宮闈。水火之爭。蔓于朝著。公以孤忠赤誠。搢搢

成疑當作 歲下同

宮府。上欲泯伏蒲廷諍之跡。而下不欲暴羽翼保護之心。久之事見言信。身去而國本定。余嘗論次申文定事。謂昔人有言。此陛下家事。東朝之事。神廟與先帝親為證明。豈可動哉。奉嘗藐狀孤孫。痛憤謠詠。臚陳本末。丹青炳狀。使天下後世。通知兩朝慈孝。君父無金玦衣履之嫌。儲貳無黃臺瓜蔓之恐。而文肅日中見斗。值負塗盈車之候。遇雨之吉。已應于生前。張弧之疑。并消於身後。則奉嘗錫類之孝遠矣。所謂藏國成者此也。文王之詩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謂文王受命于天。其本

成

王奉嘗烟客七十壽序

余庚戌二座主。皆出太原文肅公之門。次世誼。二公于辰玉先生輩行。而余于煙客奉嘗。則兄弟也。奉嘗又命二子執經余門。蓋余與王氏交四世矣。辛丑歲。奉嘗年七十。門人歸子。哀恭周子孝逸輩。請余爲祝嘏之交。余老耄。厭生却賀。囁嚅未敢應。狀王氏之爲壽。非尋常燕饗而已。君子于是藏國成焉。占天咫焉。又用以頌豐芑歌燕喜焉。不可以莫之識也。文肅事神宗皇帝。當盛明日中。君臣大有爲之日。菀枯之集。孽于宮闈。水火之爭。蔓于朝著。公以孤忠赤誠。搢搢柱宮府。上欲泯伏蒲廷諍之跡。而下不欲暴羽翼保護之心。久之事見言信。身去而國本定。余嘗論次申文定事。謂昔人有言。此陛下家事。東朝之事。神廟與先帝親爲證明。豈可動哉。奉嘗藐狀孤孫。痛憤謠誅。臚陳本末。丹青炳狀。使天下後世。通知兩朝慈孝。君父無金玦衣履之嫌。儲貳無黃臺瓜蔓之恐。而文肅日中見斗。值負塗盈車之候。遇雨之吉。已應于生前。張弧之疑。并消於身後。則奉嘗錫類之孝。遠矣。所謂藏國成者。此也。文王之詩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謂文王受命于天。其本

或疑當作
寇下同

支嫡庶百世爲天子諸侯而周士之有顯德者亦如
之文肅陰翊元良于本支嫡庶有百世功其子孫受
亦世之報宜也自古陰德之食不報于其滿而報于
其餘文肅之股肱國本眉目清流也而不能免于浮
石沉木之口雖其功成名遂身致太平而申且不寐
未有能舍朕者此則其餘而未滿者也歲有餘十二
日未盈三歲得一月而置閏取其餘而未盈也文肅
之餘在君臣邦國間其未盈也則食報于子孫奉嘗
父子其當之矣天道不僭其容以不顯亦世本支之
報私與太原一家所謂占天咫者此也國家之盛比
隆三代以有殷方之神廟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蓋當
祖乙武丁之世而文肅在保又六臣之列無可疑者
故家遺俗孟子蓋三歎于易世而况昭代之孫子乎
孔子曰豐水有芑百世之仁也西京之金張東京之
袁楊元氣鬱狀與國終始班固之所以張兩都也今
觀于王氏之壽宴其知之矣升其堂所藏弁而供奉
者神廟之寶章御札如藏河雒之圖而抱鼎河之弓
也御其賓筵嘉肴旨酒上尊養牛之殊錫而郢醪蓬
鱸之遺法也考鐘伐鼓絲肉遞代歌鐘二八清商一
部元臣之所娛賓而送老也巾車南園其芍圃則謝

家之紅藥。其菊籬則韓公之晚香。泛舟西莊。梧桐之
萋葦者。猶在朝陽。而鳴鳳之羽。猶翩翩于高崗也。千
金萬壽。獻酬卒爵。奉嘗拜于前。諸子拜于後。顯顯印
印。左右奉璋。棫樸之終壽考。而卷阿之矢吉士。頌聲
猶洋洋盈耳也。凡百君子。與于燕會者。相與念國恩。
仰舊德。頌豐芑。而歌燕喜。忠孝之心。有不油然而生
矣乎。余定陵老史官也。佩文肅宛琰之遺訓。故記斯
宴也。亦用史法從事。諸子有志于古學者也。作爲歌
詩。以祝壽。豈亦將取徵詩史。恥爲巫祝之詞。則余之
志其不孤也矣。

大梁周氏金陵壽燕序

聞之門人陳子翰。徐子延壽。陳子濬。撰書幣而來告
曰。我方伯周公元亮。保釐八載。入總大憲。大公太夫
人寓居金陵。齊眉媿德。逾七開八。公便道抵子舍。稱
觴上壽。長筵肆設。鋒車在門。大學士晉江黃公已下。
致詞祝嘏。金章玉軸。照曜堂廡。而夫子未有言焉。公
于師門爲弁冕。天下莫不聞公之意。謂非得夫子之
一言。不足以寵光介壽。惟吾黨小子。亦欲朕如有失
也。敢稽首遙拜。以請。余旋觀元亮。以公望則鼎呂。以
儒行則珪璋。以文筆則琬琰。以是遊光揚聲。顯融其

親當世爲人子無兩太公太夫人。劬躬燾後嚮用五福吉祥善事當世爲人父母亦無兩。余學佛之徒也。以枯槁灰斷之人。挾荒唐汗漫之說。使之端拜莊語。效南山西池之祝。譬如爰居之身。震掉鐘鼓而責其音中律呂。不已難乎。已而循覽祝嘏之文。爰考頌美之詞。與其所以致祝者。乃喟然而歎曰。嗟夫。殆亦小之乎其爲言矣。今夫十年以來。氛祲交作。水于汲。兵于豫。火于金谿。白門此世人之所謂劫也。大公謝諸暨政歸隱金陵。元亮奉之自雒。而濰自濰。而廣陵而復之金陵。室家靜好。燕處超然。福祿鼎來。日月未艾。

世人之所爲。口哇目眙。層累讚歎。而猶恐不及者也。嗟夫。此吾所謂小之乎其爲言也。釋典言劫者。有小災。三曰儉病。刀有大災。三曰水火風。滅劫之時。饑饉災起。五穀不成。上味隱沒。煎枯骨爲大烹。藏粒稗如寶珠。而今之儉災。有是乎。又滅而疾疫災起。諸惡鬼神。損害世間。郡邑空虛。惟少人在。而今之病災。有是乎。又滅而刀兵災起。刀仗莊嚴。骨肉屠僇。草木瓦石。皆化戈刃。而今之刀災。有是乎。大三災之作。有情世間。次第壞盡。最後一增滅劫。器世間空居者亦盡。七日輪出。河海水竭。天下洞朕。梵天灰燼。今之火燄燄。

已爾猶未能炎于昆岡。而得謂之劫火乎。二禪俱生。水界起。壞器世間。如水消^鹽。一時俱沒。今之水滔滔。已爾猶未能浸于稽天。而得謂之劫水乎。三禪俱生。風界起。吹諸天宮。諸大山王。互相拍撞。碎若塵粉。今之風蓬蓬已爾猶未能決于土囊。而得謂之劫風乎。太公夫婦于此時也。徒御不驚。眠食如故。歷數州如堂適庭也。閱十年如次再宿也。世之人乃以為塵沙劫波。驚而相告。其相越豈不遠哉。雖狀小亦劫也。相似三災亦災也。燎原之火亦火。潰堤之水亦水。鳴條之風亦風也。太公夫婦所以處此者。亦必有道矣。吾

聞小三災起。經七年七日七夜。其災方息。有一人合集男女萬人。留為人種。是萬人者。皆持五戒。脩十善。具有福德之人也。太公居家為吉人。居官為廉吏。捐千金之產。以予二弟。躬自食貧。好行其德。太夫人慈心忍行。農力以相之。所修者人世之教也。而于佛之五戒十善。與夫六度真俗兼資。函蓋相合。此在劫後。當為萬人中之一人。而何疑于今日之考祥。與五戒十善之能度小劫也。六度之能支大劫也。唯心唯識。報如影響。事理之灼狀不誣者也。佛言初禪內有覺觀。火外為火燒。二禪內有喜水。外為水漂。三禪內有

承三灾有火
風並水當有脫
文不占則古字

出入息風。外爲風壞。菩薩精修六度具足。般若波羅蜜。三千大千世界。諸火同時俱狀。一吹令滅。

大風破三千大千世界。如摧腐草。能以一指障風力。令不起。太公夫婦。慈悲布施。奉六度爲津梁。毒流洄淵之中。梯航具矣。剎剎塵塵。此土安隱。龍漢之火。不將爲螢燭乎。金藏之水。不將爲涓滴乎。毗嵐之風。不將爲調刁乎。而區區之妖氛。夫婦也。維摩詰之示妻子。常修梵行者也。大迦葉之九十一劫。人中天上。恒爲眷屬者也。今茲之稱壽。以金陵爲佛剎。以燕喜爲法筵。以碩人吉士爲清衆善友。以雅詩樂章爲

有脫字

梵唄詩歌。非猶夫人之燕會而已也。桃源中以花開爲歲。夜摩天以花合爲夜。維陽之銅狄。五百年而一鑄。兜率之銖衣。一百歲而一拂。劫量時分。延促減增。至不一也。箭漏未闌。星河乍收。酒酣樂闋。桑海迢狀。世之人。芒芒朕。披朝華。攬日及。陳詞致語。稱千金而奉萬年。所謂舟壑夜趨。而昧者不覺也。與吾故曰。小之乎。其爲言也。以是太公太夫人壽斯可矣。閩書旣至。元亮旋過吳門。請之益力。曰。吾二尊人所不足者。非巫祝之詞也。夫子無以卮言抵我。余故趣舉胸臆。伸寫其荒唐汗漫之說。以詒元亮。俾薦陳于工歌優

舞之末。他日錄一通復閩諸子。眎如何也。

吳祖洲八十序

大金吾山陰祖洲吳兄。謝環衛事。歸臥東山者凡十有二年。而春秋八十。癸巳歲六月吉日。其懸弧之辰也。兄故名臣胄子。經術大儒。以宿望掌衛。晉秩一品。身雖引退。其聲光氣象。尤映望于鈎陳閣道之間。諸子或領世職。或陟西臺。皆雄駿君子。羽儀當世。壽觴旣舉。長筵羅列。垂魚統膝。駟馬在門。耶溪禹穴之間。榮光浮而休氣塞。東南候氣者。以爲祥異。不徒考鐘鼓走玉帛。誇燕喜之盛也。余于兄爲年家稚弟。以文章氣誼肩隨。兄事者四十年矣。故推言兄之所以致壽者。以爲沃洗之先可乎。當兄之副北司也。逆奄枋用羣小。嗾興大獄。曲殺海內正人君子。每當收考。片紙刺聞。掌獄者奉爲聖書。羅織如不及。兄獨正容危辭。貶次縱釋。羣小訶知之。刊章削逐。幾陷不測。而兄之從容解救。保善類而扶正氣。則已多矣。謫籍再起。晉領衛事。當操切之世事。英明之主。責任殷重。鐫訶刺促。兄獨傳古誼。引大體。主於蠲除苛細。觴決嫌疑。爲國家養仁厚之福。雖其受事未久而權相鉗網之餘威。緹騎毛舉之積習。掃除蕩滌。中外相慶。其所以

緯字誤

存國體全君德。非聊爾而已也。兄之仁心為質。憂國愛人。太和元氣。醞釀著存。大節所著。卓犖如此。天之報兄以高壽。康強逢吉。豈偶朕哉。孔子曰。仁者壽。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班氏論戾太子生於兵間。推明助順佑信之說。以為漢武窮兵好殺之應。兄之領環衛。解羅網。于四令為發生。於五常為仁。易與孔子之云備矣。滄桑緯改。塵劫劫飛灰。金貂之七葉猶新。麥丘之三祝未艾。班氏固曰。壽者酬也。天之所以酬兄者。也。又何疑焉。人言兄故有仙骨。好脩煉鍊。龍沙石函。夙昔著名。字當以神仙度世為祝。吾讀首楞經。知堅固服餌金石。化道圓成。還入諸趣。而觀音以慈悲加被。福能轉壽。如珠雨寶。觀音之慈悲也。易與孔子之生也。仁也。皆性壽也。兄之長生度世。取諸此為足矣。何事如曇鸞之訪求仙籍。為菩提流支所唾棄哉。余之所以祝兄者如此。當兄掌衛進秩。余有文奉贈。敘閣衛筋勝之詳。識者謂可續王弼州錦衣志之後。今之祝兄。推言其所以致壽者。庶幾班氏論漢武之深。又弼州之所未及。兄固精曉經義。不以為頌禱之常詞。而慙置之也。

嘉定金氏壽讌序

余生之年。爲萬曆壬午。嘉定金子魚先生以是年舉
于鄉。旣而偕上公車。晚年折輩行與交。命其子爾宗
爾支以執友事余。當是時。二子妙年夾侍。順祥娟好
之氣著見于顏面。余顧而羨之。子魚長德考終。爾宗
兄弟。鏃礪各行。家風蔚然。未幾爾宗亦卒。爾支值世
亂。不應科舉。退而修布衣長者之行。其婦唐孺人。裙
布操作。饁畊偕隱。丙申正月五十初度。其子治文偕
三弟。舒雁行列。奉觴上壽。徵予言以當祝嘏之詞。余
嘗讀韓子之文。敘其交于北平三世者。眉目話言。歷
歷可以想見。余之交于金氏。亦三世矣。以子魚當高
山。淡林以二子當鸞。停鵠峙。以諸孫當瑤環。瑜珥之
家兒。則庶幾近之。韓子年未耄。老未四十年。而與北
平之三世。以爲悵恨。今爾支年纔五十。規言行矩。歸
朕長德。室有晤言之婦。家有競爽之子。蘭錡如故。箕
裘日新。今茲初度之日。東都之遺老。西園之故人。相
與越阡度陌。酌酒上壽。余旣耄老。尤獲以紀羣舊交。
爲登堂燕喜之容。視韓子之俛仰歎息者。爲何如也。
斯亦可以進一觴也已。昔者孟子論商周之際。以爲
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而班氏之賦西都。則
曰。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

農服先疇之畎畝。蓋故家舊德。與國家運會相終始。論世者爲之盱衡太息久矣。唯金氏遠有代序。條葉被澤。保世滋大。馴至于今日。而詩書禮樂冠裳文物之餘風。猶有存者。長筵既設。壽觴斯舉。客賦既醉。主稱未稀。伐木之速。諸父也。大田之來。婦子也。假樂之燕及朋友也。欣欣焉。衍衍焉。洗爵奠筯。獻酬卒事。與於斯燕者。莫不脩容正顏。以觀儒雅之會。周餘黎民。屏營徬徨。當饗而歎。有泣下者。夫朕後而知孟子班氏之論。爲不徒也已。余嘗奉教於嘉定之君子。郵傳震川之緒言。以生辰爲壽之詞。爲非古。今于金氏之壽讌。推本其世德。而因以追溯國家三百年故家喬木。鎬京豐水之盛事。則亦庶幾學古之道。諸君子如可作。不吾廢也。是爲序。

鄭士敬孝廉六十壽序

自萬曆末造。迄今五十年。吳中士大夫相率薄文藻。厲各行。蘊義生風。壇墀相望。吳人爲之諺曰。前有文張。後有鄭楊。吳人士有名章徹多矣。諺獨云云者。龍宗有鱗鳳集。有角翼。亦標舉其眉目云爾。十年已來。諸君子墓艸載陳。藏血已碧。惟鄭君士敬如魯靈光。巋然獨存。斯則霜林之清喬。儉歲之嘉穗也。今年清

顧字疑

和之月士敬六十初度及門之士相與酌旨酒治脩
 脯修承平故事具衣冠以稱觴而乞言于余余觀士
 敬束脩鏃礪蔚為國寶退而屏居教授洗心讀易俛
 仰于天人理亂陰陽消息之際隱几抱膝不知老之
 將至則余之為士敬壽者誠無出于易矣需軋下坎
 上軋健而遇坎險需而不躁故軋不陷于坎也士敬
 之為人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終日軋軋
 之君子也軋而遇坎故需坎而不陷故有孚而亨吉
 觀其象玩其占士敬當之矣初九之需于郊也其當
 崇禎之盛觀光用賓之時邪軋可以上進矣而不進
 坎在前也郊去坎雖遠違于國邑矣汲汲乎其習于
 坎也同人之上九亦曰于郊无悔不若于野之亨也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陰陽不能相謀身之與世其皆
 有密雲之象乎當闢門開窓之日母老顧養不聽徵
 辟需之初九士敬以之九二之需于沙也曰小有言
 則南遷想枕詠詠憂讒之時也九三之需于泥也六
 四之需于血也則井邑更改儉德辟難之時也馴至
 于九五軋坎之會得中泥血之險旋釋君子居此何
 所為哉則惟有需于酒食以待三陽之進而巳矣故
 曰需須也君子以飲食燕樂夫飲食雖樂而豈君子

之所有事也哉。則今日之為士敬壽者，可知已矣。乾
自需郊以往，漸而近于坎。小近則小傷，大近則大傷。
致寇則焚如，突如需血則其血玄黃，出而自穴則后
緡之自竇也。以敬慎持之，以順德從之。三不以恃健
而玩坎，四不以據險而拒乾，恤恤乎湫乎，攸乎敬慎
小心，傾否返古之道也。坎之入于需也，曰失道而凶。
曰求出未得，曰終兇功以祈乎尊酒。簋貳之際，難矣。
需之免于坎也，請以為士敬壽。五為需主，庀酒食以
待陽來，飲食以養陽象。坎宴樂以養陽象，乾陰陽和
笑語獲，燕飲之間，油油祝禱有雲，上于天之象焉。鴻

三字當有誤
見或當作无

上陽字疑當
作陰

當作初初

下于當作干

漸于磐，飲食衎衎，漸之于干，而磐也。猶需之于血而
酒食也。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過日中昃，欲有需焉。
其將能乎？需之異于離也，請以為士敬壽。雲之上于
天也，必待其族而雨。君子之飲食也，必待其類聚而
宴樂。今之魚魚雅雅，舒雁行列，進而稱壽，士敬者殷
民周士，聲氣訴合，猶需之待族而雨也。上六之爻，有
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傳曰：人三為眾。又曰：莫
三人而迷。需既極矣，三客不待召而自來，雲上于天。
客召于敬，求賢才以濟難，皆不速之義也。或曰：士敬
有丈夫子五，雄駿剛健，亦三人之象也。觀頤觀養，王

涉疑當作沙
易需于沙

通字疑

子疑當作于

用饗于岐山。酒食貞吉之道備焉。困之困于酒食也。未濟之飲食需首也。需之所不與也。請以是為士敬壽。世之君子與于鄭氏之燕者。玩軋坎之占。歷涉泥之險于旅。酬卒爵之時。深思夫危平易傾。亦要无咎之旨。亦將當饗而歎。愾狀于余言矣乎。或有進曰。需之終利涉大川。往有功也。需乎需乎。其將需吉而終乎。抑亦往而有功乎。余老矣。士敬以伐木之客。迺我不敢當也。需之不與。知敢知其往。于其生辰為壽也。姑與之飲酒。

王兆吉六十序

吾丈王君兆吉。以名家碩儒。射策發科。筮仕銓司。名行茂著。國恤解綬。賁于丘園。鴻漸用儀。休有譽處。先是鄉人夢游記。君子華嚴大典。積有密因。當廣闡揚。撈濟末劫。于是邀石林長老。諸上善人。作華嚴會。書寫誦持。歲有程要。見聞隨喜。欵狀從風矣。闕逢敦祥嘉平之月。甲子一周。里之士女。將往致祝。而請余為其詞。余維古之人。進不得行其志于天下。則退而為善于鄉。夫以世法善其鄉。君子尤勸為之。而况于以佛法唱導者乎。佛說我滅度後。能竊為一人說法。華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

事。夫以契經一句文竊爲人說。其福德無量如是。而况于九處十會四萬五千餘偈。公狀廣說勸人持誦。破微塵出經卷。饒益衆生。豈非如來與華嚴法會中遣來作使告報異生者乎。此地業因弘多。智眼滅熄。觸體盛糞之魔民。依處山爲窟穴。繼之以黃頭之邪宗。紫姑之魘魅。蛇神狐妖。更互梟亂。鼓聾導盲。牽挽墮坑落塹。而莫能止也。君外脩儒行。內闕種智。佛實使之。以標正人天。推折愚誣。鄉人之夢。正夢也。雜華之因。正因也。用此地之因緣。救此地之淪墜。從地倒者。還從地起。此我佛善巧方便也。一切衆生。皆念生地佛。亦以報生地恩。故多住舍田菩提。而君之因緣。能不種於此地乎。吾聞菩薩住檀波羅蜜。慈悲利益衆生。若在一村一縣。乃至一管一國。是諸所攝衆生。未來還爲眷屬。皆生其國。是諸施主。卽于有因緣之國。亦成正覺。君今行此地。現長者居士身。以華嚴法界攝受此地衆生。此經爲圓滿教。一法纔起。皆有眷屬隨生。以是因緣。報生地恩。徹果該因。卽報卽理。無可疑也。嗟夫。以世眼觀之。君以精強弘濟之才。當棟撓軸折之世。甫仕而巳。未衰而退。爲可歎也。以佛眼觀之。假衰退之機緣。弘如綫之末法。爲如來使。行如

來事。天之任君也大矣。其成君也遠矣。朕則君今日之稱壽也不已遼乎。方山長者作華嚴論。明淨土權實。指第九第十是實淨土。故知維摩惟心淨土。卽華嚴法界十佛刹塵蓮花國佛土也。此世界村落聚居。一牛鳴地。三界五濁。隨境設化。安知善財詢友。隨順南行。覺城東際古佛廟前。沃田海岸。不卽在此地乎。安知彌勒寶華樓閣。無量莊嚴。彈指開閉。不卽在此樓閣中乎。君子稱壽之。卽康強逢吉。諦思積劫。因緣然燈炷香。念佛念法。爾時香雲花雨。放光動地。華藏世界海。刹那涌現。攝此土有緣衆生。盡作微塵。數蓮花眷屬。區區世壽。一息一瞬。四百生滅。又何足以云乎。諸士友合十指爪曰。善哉。自今以往。生辰爲壽。皆用清淨因緣。迴向華嚴法界。不復以世間燕飲徵逐。相娛樂也。請自夫子之壽兆吉始。

減是當作
爪是掌古
掌字通爪

乙巳正月六日微雪卽霽洛陽銅狄兒牽鉢衣已當一掃之時我心冲冲視天夢夢

康事秋甫一日昌平客舍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終



